

马华短篇小说选

讨海人家

李拾荒 编



風之出版社

讨海人家

李拾荒编



風雲出版社



讨海人家 李拾荒 编

新加坡风云出版社出版

59, Jalan Hitam Manis,
Singapore, 10.

新的印务公司承印

一九七八年九月（初版）

星币一元六角

目 录

文艺何价(代序).....	李拾荒	3
炒王沙教授.....	翠峰	7
面 子.....	田浪	16
剥 削.....	吴亮	28
奖励金.....	雅凌	37
加 班.....	晓晨	46
迟亮的早晨.....	洛琳	55
讨海人家.....	凤枝	66
不出卖土地的人.....	雨川	82

文艺何价《代序》

『有如鉄和石相擊的地方就迸出火花，奔流給磐石擋住的地方那飛沫就現出虹采一樣，兩種的力一衝突，于是美麗絢爛的人生的万花鏡，生活的種種相就展開來了……。倘沒有兩種力相觸相擊的糾葛則我們的生活，我們的存在，在根本上就失掉意義了。正因為有生的苦悶，也因為有戰的苦痛，所以人生才有生的功效，這是凡服從于權威，束縛于因襲，羊一樣听话的醉生夢死之徒，以及忙殺在利害的打算上，專受物慾的指使，而忘却了自己之爲人的全底存在的那些庸流所不會覺得，也永遠也不會嘗到的心境……。

這樣的兩種力的衝突和糾葛，是古往今來所有的人們都曾經歷的苦痛……。但是在人類的種種生活活動之中，這裡却藏有一个絕對無条件地專營純一不雜的創作生活的世界——這就是文藝的創作。文藝是純然的生命表現，是能夠全然離開外界的壓抑和強制，站在絕對自己的心境上，表現出個性來的唯一的世界：忘却名利，除去奴隸根性，從一切羈絆束縛解放下來……。

「活着」這回事，就是反覆着這戰鬥的苦惱，一面經歷着這樣的苦悶，一面參與着悲慘的戰鬥。向人生的道路進行的時候，我們就或呻，或叫，或怒嗟，或号泣，而全時也帶着自己陶醉在奏凱的歡樂和讚美里的事，這發出來的聲——就是文藝。

極強的愛慕和企望，雖然負了重傷，流着血，苦悶着，悲哀着，然而放不下，忘不掉而所發出的咀咒，忿激，讚嘆，企慕和歡呼的聲音——不就是文藝么？至于什么趣味快感消極頹廢，花鳥風月之樂，文酒之譙，或是給小姐們散悶的韻事，情話似的游蕩記錄，不良少年的胡鬧日記，文士生活的票友化，如果全是那樣的東西在我們的文壇上橫行，那毫不容疑，是我們的文化生活的災禍。文藝決不是俗衆的玩弄物，乃是嚴肅而且沉痛的「人間苦」的象征……。」

再也没有人比厨川白村先生对“文艺”的领会更加透澈淋漓，更令人激赏共鸣。而地确是如此——在这个十里洋场，注重科技工艺高度商业化的金钱社会里，搞文化工作，出版文艺书籍，如果不是有七分浓厚的兴趣，加上三分不可思议的那股傻劲，是绝对不能长久支持下去的。但如果说我们没有文化生活，没有可敬的文化工作者，那又不尽然；君不见那些专攻“黄金三大定律”，专致力于“市场调查”而一贯迎合读者，内容尽

是那些趣味勾奇，谈鬼说怪，雪月风花，服装四季的颜色与领带皮鞋的款式，发型与唇膏，星相掌纹测字赛马，一派正经又故弄神秘的男女性专栏，明星艳闻和那武而不侠等纯娱乐然却暗售高级色情毒素的所谓新潮流新生活！

又谁敢说：我们没有文化人？

又谁敢说：我们没有文化生活？

这些东西不是高挂在各大街小巷，充塞大小摆档吗？

又假如让这些东西在我们的文化生活盘踞横行，这又何止诚如白村先生所说的，是我们文化生活的灾祸！

且退一万步撇开这些文化灾祸不谈，我们还是有“一丁点”的文化生活，那就是：躲在建屋发展局的《家》里，陪那外地来的《摩登》、《姐妹》、《佳人》，或本地的《女友》，迷眼笑看《新加坡》与《新加坡青年》将来的《展望》；手剥花生翻查《电视与广播》看《保镖》《英雄》耀武扬威，看琼×依×严×笑颜逐开……。

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生活吗？

更堪那一——我们的文化出版界，果真要那么可怜兮兮地又如狂蜂浪蝶似地“原版照翻”地翻印武侠小说和那些印上海外商标的文艺舶来品，更令人莫测高深的，有些本地作者，本地文艺，在本地印刷的书籍，竟然印上 HK\$，以港币标价，以示这不是本地月亮，乃香港辣椒也！

果真如此，我们这里，地地确确，没有文艺，没有文学，更可悲——没有国家意识！

现在让我以亲身体验来看看我们可怜的文艺，到底被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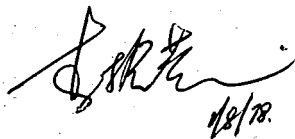
待鄙视到什么地步。在经过七七四十九天的开会讨论和分工筹备，从创刊的宗旨谈到广告的巴仙率，从敦请名家执笔以壮声势到发行等问题，最后所得的结论是：『好吧，让我们来干吧，不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我们的杂志，绝对不能有他妈的“文艺”这一版』！

以文艺青年自居而搞那“没有文艺的文艺刊物，你还能怪谁，大声投诉，读书风气低落，考试压力功课繁重，本地文艺滞销。“没有文艺的文艺刊物”，你还能怪谁，爬上武吉智马山上振臂高呼：“我们这里，没有文艺！没有文学！没有文化生活！”

那三五间出版社每年出版那三五本的“三五毛”小集，如果勉勉强强，也算是点缀我们的文化生活的话，你每个月只要省看一场三等位戏票的钱，让我们坚信：我们这里，还是有文艺，有文化生活！

《马华短篇小说选集》是否能陆续出版，有赖于有几个人愿意省看一场三等位戏票，共尝那庸流所不会觉得，也永远也不会尝到的心境……。

是为序。



1/8/78.

炒王沙教授

翠 峰

上课的钟声已响过很久了，沙教授的影子始终没有出现。讲堂里，同学们又乘机「作乱」起来。前排的女同学象群麻雀「吱吱喳喳」地不知在讲谁的坏话，偶而「哇哇」几声，笑得前俯后仰。后排的男同学，怪样更多：有的带上一副叫人呕吐的肉麻表情，张大喉咙唱起其新校歌——没肝的人，有的毫无忌惮地折起纸飞机这边一只那边一只的乱放，有的更拉厚脸皮色溜溜，油滑滑地与前排的女同学打情骂俏。

笑声、骂声、喊声、叫声、椅子声、皮鞋声……完全弄成一块，加上在上空盘旋飞行的纸飞机，整个讲堂显得一团乱七八糟……

这时，坐在后排角落的彼得李，一边从后裤袋抽出梳子梳头，一边对着身边的罗伯洪说：

“干××，炒王沙不知又要蛇到几时才来。你猜他在做什么？”

罗伯洪狠狠地吸了吸手上的「三个五」，向彼得李脸上吐出一团烟，然后才斜起那双三角眼回答：

“丢——还不是在楼上抓紧电话筒打听股票行情！妈的

这个家伙一分钱大过牛车轮，钱是他老子！”说着就把半截烟尾朝前出力地搬了过去。烟尾凑巧丢在一位女同学的马尾上，她「哗」的大叫起来：“衰鬼，睬！”

“边个衰呀！”一位男同学装起女人腔调皮地问。于是又引得满堂哄笑；忽然，笑声戛然而止，整间讲堂变得鸦雀无声。原来——咱们的沙教授驾临了。

今天的沙教授打扮得挺有光彩的：一顶乌黑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油油滑滑，还闪闪发亮呢。红润略带肿的双颊挟着一个凸出的圆鼻子，鼻子上就架了一副金边眼镜，眼镜眶内藏着一双小小的老鼠眼，鼻子下的厚嘴唇嘛就好象涂过胭脂似的明显红艳。身上的那件白长袖，似乎大了一点，但是却掩盖不了他那突出的肚皮。那宽大的裤头就在大肚皮下垂着，好象快掉下来了。

沙教授一边以一种轻盈的步伐跳上讲台，一边却向同学们频频点头，频频微笑：“真，真对不起，又迟到了。其实嘛，也不过十分钟——不，才九分钟吧了。嘿……。”

他走到了讲台正中，放下厚厚的书本，托了托架在鼻梁上的眼镜，眯起眼睛向四周围一扫，然后，又绽开了笑容，得意扬扬地说：

“告诉各位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嘿嘿……我呀——”他拍了拍自己的胸膛：“我买的××公司的股票刚才又涨价了！涨了多少你们知道吗？哈哈……前天才每股一块九毛六，昨天是一块九毛九，刚才呀，啊哟哟已经两块零五分啦！我买了六千股，你们知道吗？六千股可不是个小数目，

赚起来哟，哈哈……”

他眉飞色舞，越说就越兴奋、越起劲，压根儿就忘记了自己是要来讲课的。终于，他索性就给同学们上起“炒”课，教起“炒”术来。

“……买股票嘛，要心明眼亮、要胆大心细，要消息灵通，要手脚迅速。行情好的，即使涨价也不一定要卖出。对了，就压下来，等它再涨！嘿嘿……就好象我一样，包是赚的！行情不太好，那可就要赶快脱手啦。不过，倒要提防提防，有些人偏偏故意不跟你买，要你每股卖价降得更低——那，当然，这些事是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因为我呀，已得其三味真火了。哈……”

他吞了吞口水，又扶了扶眼镜继续说：

“对，明天就让我发一些××公司的招股表格，让你们实习实习……记着，填写股数时千万不要用阿拉伯数字。要写：One thousand, Two thousand, 最好象我一样，买个Six thousand。后面，还要加上个Only，懂吗？……唔，信封上最好再贴上一张毛半钱邮票……填完后，就交给我审阅，审阅……”

……一节的时间快溜过去了，不少同学听得不耐烦，就在座位上骚动起来。后排的彼得李拼命的「擦」着鞋底，罗伯洪「喳」一声燃起第三根「五五五」。

沙教授似乎觉察出这种情形，脸色不禁有点尴尬：

“哦，对——对不起，浪费了你们不少宝贵的时间。其实，我是为你们着想，教懂你们如何买股票，对你们有好处。

好吧，以后有问题，尽管找我切磋切磋，研究研究……现在，请各位翻开——”

糟了，到底教到那里？沙教授心里一慌，但是又很快地滚了滚眼珠，心生一计。他指着前排的马尾同学密丝陈：

“喂，考考你，我教到了那里？”

密丝陈假惺惺地翻了翻书，然后摇摇头。

“你，为什么不站起来？为什么上课不听书？哼………你，后排角落的，我教到那里？”他把指头指向彼得李。彼得李吓了一跳，无可奈何地站起身回答：

“是，是第十章吗？”

全堂的同学吃吃地低笑起来。罗伯洪轻轻踢了彼得李一脚：“丢，是第九呀！”

可是，咱们的沙教授已经转过身去，在黑板上用力地写下两个英文字：Chapter Ten。

同学们笑得更厉害了。

沙教授转回身来，莫名其妙地望向台下。

“当……”下课的钟声已经响起了。他不禁微微一怔，但是很迅速地又换了副笑容：“哦，时间已到，下次再谈，下次再谈。”

他将沉甸甸的课本提起，挟入腋下，再扶了扶眼镜，然后若无其事，趾高气扬地跨出了讲堂。

讲堂里又“呜呜、哗哗”地嘈了起来。

×

×

×

吃过了午饭。

墙角的唱机正播送出“碰擦擦、碰擦擦”的爵士音乐。

沙教授独自一人斜靠在沙发上。那一只跷得半天高的脚，正得意扬扬地摇动，似乎要向天花板上的一只壁虎挑战。尖鼻梁下两片艳红色的嘴唇，紧紧地挟着一根香烟，还不时狠抽猛吸几下，然后朝向天花板吐出一团又一团的乌烟。地上的烟灰随着迴转的风扇所打的风四处飞旋，空气十分齷齪。

他把余下的半截烟向烟灰碟垂直一戳，熄了火，然后从沙发里抽起身来，走到电唱机旁的弹簧床边，他拍了拍枕头，就躺了下去。在床上，他心里盘算：

“……两块零五分一股，总共六千股，折算起来得利固然不少；可是根据经纪人阿Y先生的“贴士”，看来价钱还会上涨。嘿嘿，我就继续压下来，再等下一趟的高价。哈，那不是要赚得更多吗？”

“对，全部都不放手……太太，太太！倒杯茶来！”他一古碌坐起身就朝厨房里叫嚷。

忽然，床头的电话机响起来，他心头一跳：“不是又来报喜的吧？”他双手索性就把整个电话机都拖入怀里，又直地躺回弹簧床上。他抓起听筒一听：

“Hello！哦，是你，林教授……哈……唔、唔！哎哟……是的是的，我买了六千股呀。前天才一块九毛六，昨天开到一块九毛九，今早已两块零五分——什么？你说什么？……开始跌价？……大跌？……还要继续跌？……阿Y先生说有人要买？……一块八一股？……呸！这么低……好好，到老

地方详细谈一谈……。”

“钉！”——电话收线了。

向来视钱如命的沙教授紧紧抓着自己的头发，他闭上眼睛沉思着，沉思着。终于，他象座火山爆发了。他从床上跳起来，把整个电话机狠狠地从弹簧床上一摔——“碰”的一声，把床底的暹罗猫儿吓得直向门外窜。

他心如刀割地叫嚷着、咒骂着、咆哮着：“他妈的！我早就说不要这公司的股票，老Y这婊子一直怂恿我买，他妈的，婊子！一块八一股？干××……吃人、吃人、吃人！……”

他来回地在房里冲来冲去，拖鞋使劲地拍打着地面，那两个拳头就在空中挥舞，好象要把所有的人都吞掉似的……身裁肥胖的沙太太正从厨房里惊惊惶惶地捧出茶来，一看见这情形，也被吓得躲回厨房里去，久久都不敢探头。

终于，沙教授一脚踢翻了唱机，换了衣服，咆哮着冲下楼去。

他打开车门，挤进车座。真气人，那鬼“摩多”又不能“死踏”。就在这时，迎面走来了几个学生，他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在念着那首最近在厕所壁上出现的打油诗：

“

堂皇大学出了个炒家，

炒起股票啊就顶呱呱；

『乌龟壳』的行情怎么样？

『鸵鸟蛋』呀何时要涨价？

他了若指掌秋毫明察。
课程教得怎样他不管，
教是副业炒是本行嘛。
炒得股票涨价笑哈哈，
同事同学争着把他夸，
称他大学第一大炒家。”

沙教授不听尤可，一听之下，更是脑火。他睁大眼珠一瞪——妈的，是你们彼得李，罗伯洪几个，哼！无毒不丈夫！等着瞧，等你老子把你们一个个“杀”、“杀”、“杀”！

他越是想心里越是不舒服，于是出力一蹬，汽车竟然“死踏”起来。

两旁的洋楼、树木，飞快地向后退去，退去……

在一座广告牌子下静静地“泊”着林教授的龟壳型“挖屎寻金”。沙教授一旋驾驶盘，就把轿车停在“挖屎寻金”的尾后。他下了车，满脸气忿地横过马路，直向“印度推”冲去——活象只发怒的野牛，一双眼珠布满红丝，鼻子还哼哼地响。

林教授似乎已等了很久，地上躺着个“看衰你”的空烟盒，满地是烟屁股。

“喂！老林，跌价是事实？”

“当然是事实，Y先生说还会继续惨跌。”

“妈的，老Y这婊子！我早说不要！妈——”

“Kawan minun apa?” 生来双眼就有点斜视的印

度人不知趣地从中插进来问道。

“Teh!”沙教授大声的回答，引得那印度人一脸不快之色，口里还喃喃咒骂。

“那个Y先生想叫你把那六千股卖——”

“×！我会卖？我……为什么要卖？”沙教授失去理智似地边喘边说。

“现在买方出一块八一股——”

“呸！一块八这么低！吃人！不卖！不卖!!!”

“Teh!”印度人一只手把一杯热腾腾的茶递了过来。

林教授望着茶杯里滚滚上升的水气说道：

“依我看，还是卖得好。不然如果再往下掉，损失会更惨重。”

……沙教授沉思了很久，很久。

终于，他点了点头：“唉，也只好这样了……一块八，吃人、黑暗……。”

他象个泄了气的皮球，整个人软了下去，上半身就爬在桌面上。

“走，到交易所去。”林教授站起身推了他一把，然后从裤袋里掏出个银币往桌上一扔，钱币就在桌面滚着滚着，最后，“叮”一声落到地上。

“走。”沙教授无精打彩地爬起来。

于是，我们的炒王——“万般皆下品，唯有钱为高”的沙教授——垂头丧气、有气无力地跟着他的好“拍挡”踏出棚子处。他觉得自己只剩下一副空壳，全身的骨头散了，全

身的筋肉散了，全身的细胞都散了，散了……

： 青天、白云、相思树，一切一切，都在旋转着，旋转着
.....



面子

田 浪

一

中午，太阳热得象一团火。

我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想睡个午觉。弟弟从外面跑进来，以为我睡着了，便摇着我的手，说：

“哥哥，哥哥！”

“吵什么？”我被他打扰休息的时间，心里极不舒服。

“小明的家买了架电视机，很大！”

弟弟迫不及待地说，还用手在空中画了个长方形，似乎想让我更清楚电视机的模样。

“几时买的？”我打了个呵欠，敷衍地说。

“刚买的，还在装天线，等下我要去看『Bat Man』”

弟弟还没说完，又一溜烟的跑了。他叫醒我只是告诉我这个「新闻」。

二

在吃晚餐的时候，弟弟刚一上桌，一碗饭还没吃完，便喊说饱了。匆匆用衣袖抹一下口，又三步当着一步地跑着说

去看电视，叫也叫不住。

妈妈想把他拉回来，爸爸却阻止说：

“算了，让他去吧！”

“哼！看上瘾了，功课准乱得一团糟……”

“明婶真够『色水』，有了电视机，有了冰柜，又有风扇，只差没有汽车和洋房，不然就等于是大富人家了。”我插嘴说。

“这有什么了不起，全部是分期付款的。一样还没断，又加一样，到那一天才能还清？明叔一个月两百多块的收入，扣掉伙食，房租，孩子的教育费，所剩无几，还买下这么多的奢侈品，看他以后怎么办！”姐姐噜噜唆唆地说。

“爸，我们也买架电视机。”二弟突然插嘴说，还装了一个鬼脸。

“你才想啊！你也不打听一下一架电视机多少钱。普通一架十九吋的现钱买也要六百多，分期付款便要九百上下。二十三吋的更不用说了……”姐姐显得挺内行似的。

“哇！这么贵。”弟弟伸了伸舌头：“明婶那架不是要上千罗？”

“那当然啦！”姐姐大声地说：“长命债长命还，看他几时才能还得清。”

“明叔也不知前世做了什么坏事，娶了一个既爱打扮又爱花钱的老婆。想起他们那一家，真是……唉！”妈妈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摇摇头。

“他家的事也用得着你烦恼？他们自己自然会解决……”

二弟不满地叽咕着。

“我并不是替他们担忧，我只是可怜明叔，他的背又得更驼了。听说为了这架电视机，他们夫妇俩已吵了几次。明叔坚持不买，明婶偏偏不听，现在扛回来了，他们的家又会闹个鸡犬不宁。”妈妈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可是我已经听不下去了。我脑海中只浮现了一个老人的影子，他的背给沉重的冰箱、电视机……，重重地压着，压着……

三

第二天放学回家，刚踏进巷口，我便看见明婶的家，门口围满了几个妇女。

“恭喜你啦，明婶，买了架电视机！”

“是啊！明婶，真好福气罗！”

“啊呀！明婶，有了雪柜，又有电视机，真是大福大贵啦！”

恭维明婶的声音不绝于耳，明婶高兴得露出满口的金牙。

“啊呀！六姑，你也太客气啦！买电视机并不是大不了的事啊！哈哈！”

明婶笑着说，今天他显得特别谦虚。

“这可不同罗！你是注定要享福的，我们那一点比得上你？”六姑摇着头说。

“是啊！不是我明婶车大炮，我家想买电视机，已是很久的啦！你们知道我是个大忙人，整天忙东忙西，没空去买，一拖就是两三个月，现在总算了却一头心事啦！”

明婶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好象真的做完了一件大事。

“明婶，你家电视机是多少吋的？什么牌子的呀？”八婆好奇地问。

“当然是最大的啦！好象是二十……七吋，不！不！是二十三吋的……我也不……不清楚，其实也差不了多少。牌子嘛！好象是……是什么……菲……立斯的，总之是名牌货。”

明婶神气活现，口沫横飞地说。还不时比手划脚，表情十足。

大概是看见我走近吧，他才停了口，笑迷迷地对我说：

“小浪儿，刚放学啊！”

“是的，明婶！”我点点头。

“吃过饭有空过来看看电视机，有精彩节目哩！”他似乎怕我不知道。

“好的，谢谢你！”我一下就窜进自己的家里。

四

一个宁静的晚上，爸爸带了弟妹去看电影，家中只剩下母亲和我两个人。

妈妈在灯下缝衣，我躺在安乐椅上看报纸，一切都是静悄悄的。

门外传来了敲门声，我以为爸爸回来了，便爬起身子去

开门，心里却奇怪弟妹今晚怎么不大吵大闹。

开了门，却看见明婶站在门外，他看见我，显得有点不自然地说：

“小浪儿，没出去玩啊？”

“哦！是你，明婶，请进来。”

我让开身子给他进来，顺手关上门。

妈妈替他倒了杯茶，便拉了张椅子坐下。

明婶呷了口茶，顺手拿起桌上母亲织给妹妹的寒衣，阿谀地说：

“啊呀，大嫂，你的眼真亮啊！不必戴眼镜都可缝出这么密的针线，可太难得啦！”

“那里，明婶，你太过奖啦！”

“不！不是这么说！大嫂，我明婶从来就不讲空话的。你也太好啦！大叔娶了你可真幸福罗！除了洗衣、煮饭、打理家务，又懂得车衣、缝衣，我明婶可真是大草包！哈哈……”

明婶又呷了口茶，横眼扫了我一下，母亲只是静静的听他说，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容。

“还有啊！你大嫂懂得省吃省用，一年中难得见你去看一套电影，穿一件新衣，看你家多省啊！一架收音机也没有。”

“我老了，明婶，眼睛不中用啦！那里还提得起劲去看电影？可不象你哟！明婶，你可还年青那！……”母亲笑着说。

“大嫂，你可取笑我了，我还不是和你一般年纪？不过买架电视机放在家里可方便啦！要看什么节目都有，广东片啦，福建大戏啦！什么喜剧、闹剧都有。高兴就开，不高兴就‘的’的一声关掉，不用跑那么远路去戏院，还要排长龙买票，挤都挤死罗！”

他终于拉到电视机来了。我索性把报纸盖在脸上，假装睡觉。

“你家的电视机要千把块吧？”母亲接着问。

“当然啦！总共一千三百二十一块，一分都不减。”

“还清啦！”

“还没有，我是分期付款买的，还欠九百块左右。唉！为了这架电视机，我和那死鬼不知吵了多少次。现在买了它，我又为它头痛。”

明婶摇了摇头，似乎受了满肚子的委屈。

“头痛什么呢？买了不是顶好吗？”母亲不解地问。

“大嫂，你不知道啦！我……我是为了……为了钱……钱啊！”明婶有点不好意思。

“钱！钱在你明婶还成什么问题？你不是有钱买电视机啦，还有买收音机、冰柜？你可真会开玩笑啦！”母亲笑着说。

“这……这不是开玩笑。大嫂，我家的情形，你是最清楚的。死鬼做工，一个月最多只有二百多块，扣掉吃、住、孩子的学费，已没多少剩钱了……”

“那你还买这么多东西做什么？赚钱不容易呀。”

“这……这……你不知道啦！这完全是寂寞，寂寞呀！”
明婶口吃地说。

“寂寞？”

“是啊！大嫂，你可不知道，我在家多寂寞！天一早，死鬼就上工，孩子上学。抛下我孤孤单单一个人在家，多无聊。东摸一下，西摸一下，一颗心好象没处放似的。唉！如果不看看电视，听听大戏，我可被愁死了。别人还以为我享福，可不知我是多么的委屈……”

明婶又摇头又叹息地说。我偷眼看看他，见他还不时用手绢抹眼睛。

“可能是哭了吧？”我心里想。

“你也真是的。怎么不去领些衣服来车，也可以赚些钱。不然去工厂拿些塑胶花来做，既可打发时间，又可学到一门技艺。……”

“大嫂，不是我不想做，只是没这份能耐啊！你要我整天对着那些塑胶花，或者弯着腰坐着车衣，我宁死也不干。”

“那么，你……唉！……”母亲也懒得再说下去。

空气似乎在僵着，没有一丝风，静闷了一会，明婶才又吞吞吐吐地说：

“大……大嫂，我有……点事求你帮一个忙。”

“帮忙？你有什么困难呢？”母亲惊奇地问。

“只有你才能帮我的忙！大嫂，你是个省吃省用的人，你一定能帮我的。”明婶急急地说。

“那么你快说吧！只要我能做到，我一定帮你的。”母

亲的说话很爽快。

“我……我想跟你借一点钱……”

“借钱？多少？”母亲瞪大了眼睛。

“不多，只是两百块！”明婶伸出了两个指头，殷切地望着母亲。

“两百块？你要这么多钱做什么？”母亲追根究底地问。

“唉！大嫂，不瞒你说，我家的电视机、唱机、雪柜的期限已过了两个月啦！再不还，就要被控告了。这几天，死鬼又没有钱给我，叫我怎么办呢？真急得我差点上吊。后来想来想去，才想到大嫂你一向乐于助人，左邻右舍谁不知道大嫂你是个好人的？因此我才大胆上门求你帮个忙……”

明婶边说边哭起来。母亲也给他哭得没有办法，唯有责备他说：

“明婶，不是我要多嘴。你也该明白，现在的烦恼都是你自己招来的。你既然知道自己付不起高昂的费用，为什么要买这么多的奢侈品呢？为什么要硬给自己套上这烦恼的枷锁？你又不是不清楚自己丈夫的收入……”

“大嫂，我知道你说得很对。可是，如今生米已煮成饭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明婶哽咽着说。

“你可以把东西退回去呀！就说付不起钱……”

“退回去！我的面子往那里放啊！大嫂，要了东西又给退回去，在这里我就没法住下去啦。”明婶急急地说。

“到这地步你还担心面子！面子！唉！明婶，我真拿你

没办法……”母亲气得说不出话来。

“大嫂，就请你帮个忙吧！”明婶在哀求着。

“不是我不肯借给你，你也该清楚我的家庭。小浪儿的爸跟明叔同样是工人，收入也一样，我们并不是有钱人……”

“我知道，我知道，大嫂，我只是求你帮我一次忙。”

“我只能借给你一次，下次我可没法帮你了。”

母亲终于经不起明婶苦苦的哀求，站起身子走向房中，出来的时候手中多了一包用油纸包着的钱。他把钱交给明婶后，郑重地说：

“明婶，这些都是我私人的储蓄，平日我都不敢动用，现在借给你了。”

“谢谢你，谢谢你。大嫂，我真不知怎样感激你帮我这么一个忙，我一有钱一定先还你。”明婶连声地说。

“还钱是一件事，我希望你能好好地想一想，不要再为了好看，去买一些不应该买的东西。你也应该为明叔想想，他已经老了，一家的负担，就只他一个人支撑着，唉！”

“是的，大嫂，我明白你的一番好意。可怜天生我就是个没用的人……”

坐了一会，墙上的大钟响了十下，明婶才起身告辞，母亲送他到门口。

临出大门的时候，明婶又转回头说：

“大嫂，我还有句话想对你说。”

“又有什么事呢？”

“我希望这件事不要让别人知道，这种事越少人知道越

好。”明婶不好意思地说。

“为什么？”

“我怕……怕我的面子放不下。”

“又是面子，你……好吧！我答应你，我不告诉别人就是，其实你也该知道我不是三姑六婆。”母亲为之气结，大声地说。

“那，我又得谢谢你，大嫂，再见。”明婶的影子在夜色中消失不见。

母亲关上了大门，走过我身旁的时候，我还听见他喃喃地说着：

“面子，面子……”

五

很久没有听到明婶的消息了，也很久没有在家里碰见过他。

只是偶然有一次，弟弟无意间提起明婶曾经来过，而且还在母亲面前痛哭流泪，不知在哀求什么，但母亲却不断在摇头，明婶后来不得已只好匆匆走了。

这只是弟弟所谈的故事，我已记不起它的日期。

又是一个闷热的下午，太阳高挂在天空……

我坐在破旧的风扇底下温习功课，准备即将到来的考试。

弟弟又冲进来，急急地说：“哥哥，哥哥！快来看，快来看。”

“有什么好看的，别打扰我。”我正在思索着一条微积分习题。

“明婶……明婶……的东西……被……被人家……扛走了……”弟弟口吃地说，也许说得太急，所以他的脸急成通红。

“什么？你再说一次。”其实我已经听得非常清楚。

我和弟弟走到大门口，姐姐和母亲已经站在那边观看。

明婶家门口停着一辆××电器公司的广告车，四周围满了许多好奇的邻居以及小孩子。

明婶正和一位穿着制服的工人在争吵着，声音嘈杂，我也听不清楚他们究竟在谈些什么。

只见那穿制服的工人拿出一本簿子给明婶看后，便把手一挥，带领着其他几个工人走进明婶的屋子。

不多一会儿，他们便扛出一架崭新的电视机，第二次扛出来的是一架雪柜，最后扛出来的是大架的收音机。

明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宝贝被人扛走，他的眼泪在翻滚着，终于沿着面颊流下来。

他们小心地把这些东西扛上了广告车，关上车门，便绝尘而去。

车走了，人散了，明婶心爱的东西就在一天中消失不见，他只能用那双茫然的眼光望着那条漫长的柏油路出神，连孩子们的哭声他也不理睬。

“唉！”母亲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低声地说：“这是我意料中的事，只是没想到那么快。”

“他已经欠那公司三个月的钱没有还了，而且也追收过几次都没有收到。怪不得人家会追上门来把东西扛回去。”姐姐大声地说。

“那公司也做得太绝了；在大众面前把东西扛走，叫人把面子放在那里？”

“这能怪谁呢？面子害得他也够惨了……”

姐姐和母亲在闲谈着，我静静地坐在一旁，不愿插嘴。

但我脑海中却盘旋着“面子，面子，”这两个字和明婶那张凄凉的面孔……。



剥 削

吴 亮

“他娘鬼，”许和叔一边放下装着麦皮的纸袋，然后把秤勾从搭在绑着纸袋的牛奶绳上退出来，一边狠狠地咒着：

“叫二十斤，只有十九斤十二，少了四两。”

“什么？”许和嫂真的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少四两？平时买的东西，从来没有再称过，不知被他吃了多少？”

“这个杂种仔，”许和叔真恨不得一拳把对方打死：“无怪没有三几年间，翻了大屋，又另建了一间大厦，一间储货间，有送货的罗哩子，又有私家车，听说不知在坡底的那里又与人『公司』做生意；而且在外面又养小姨，原来是吸村民的血！”

“吃人的镗无好尾！”许和嫂有着浓厚的因果报应等宿命论的思想，她把一切归给冥冥中的主宰去定夺。

但是，许和夫妇的儿子——许文标，就不这么想，他大声喝道：“把那包麦皮扛回给他，找他算账去！绝对不能够容他胡作非为。”

“没有你的事，”许和嫂说，传统的『大事化小事，小

事化无』思想，把她塑造成一个不愿意事生非，得过且过的典型女性：“三几两而已，无大事，算了，让他去遇到别人。”

“妈，你的人太随和了，”许文标埋怨着：“你不是曾经说过，好马被人骑，好人被人欺，一次不要紧，二次不要紧，难道十次、二十次也不要紧？一两不要紧，二两不要紧，一次三几两，十次就三几十两，就算斤了，你知道吗？他的价钱已经比人贵了，还要从中偷斤吃两，我们流血流汗，卖尽劳力，已经被剥削过一层了，难道还要在日常消费品的购买上受多一次剥削？”

“算了，下次走远一点，到卓府馆的吉来去买好了。”许和叔也消极的说。

“不！”女儿许莉霞也开口说：“大财的剥削伎俩，我们应该把它揭露出来。我想，他吃我们的斤两，也一定吃别家的斤两。只要是他的顾客，相信都在不知不觉中被他剥削了。过去，我们没有注意到，现在既然发觉了，就不能让他再继续再吃下去！”

“爸、妈，”许文标接着说：“在我们这个社会，已经不允许我们只顾自己了，对于那些剥削者，我们绝对不能加以同情，也绝对不能和他们妥协。我们辛辛苦苦，赚取几块钱，一天三餐都成问题了，他竟然还在买卖过程中耍手段，难道我们就让他为非作歹地吃下去？”

“不管你们怎么说，”许和嫂说：“我不允许你们去！”

“就这么算了？”许莉霞心有不甘。

“不行！”许文标斩钉截铁地答。

一家人坚持不下，最后，许和嫂开口了：“让你爸爸去找他问问看吧。”

二

许和叔把麦皮带回到大财的杂货店。

入夜不久，这时的杂货店，挤满了顾客。

许和叔把麦皮搁在店外走廊上的一张桌子上，就站在一旁；一直到顾客陆续离去后，他正想开口，但大财比他更快些，他堆起一张笑脸问道：“和叔，你要拿什么是吗？”

“都还有，”许和叔忽然觉得很难开口，说话都有些结结巴巴：“大财你……你刚才载去给我的麦皮，会……不会称错了？”

“称错？”大财笑吟吟：“那里有可能？”

“麻烦你再称一称看。”

“好好，”大财依然笑容可掬的说，然后转向他的估俚：“阿明，把桌上和叔那包麦皮拿到称台上。”

麦皮一到称台上，称盘上的指针立即转向二十斤的部位上；大财笑嘻嘻地说：“和叔你自己看着，不是刚好二十斤吗？那里有错呢？”

“不过我称的时候只有十九斤十二。”许和叔分辨道。

“我看是你的称不准啦。”

许和叔真的犹疑了，是自己的称不准，还是大财的称不准呢？

他还没有决定怎么办，大财已经开口了：“和叔，你别疑心了，怕我吃了你的称头，相识人，我那里敢这样做呢？别那么多心啦。”

眼看大财的话说得那么诚恳，许和叔突然有一种内疚的感觉，人家是一个好人，自己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只有连声的道歉：“大财，我来打扰你，请你别见怪，请你别生气。”

“不会，不会。”大财果然老奸巨滑，“和叔，你缺什么，尽管来我这里拿好了，我们是同『甘帮』的人，我一定照斤两，一定照实价。”

三

许和叔一回到家里，就抱怨着：“你们真是的，说去找他，我亲眼看着他称，并没有少，一共是二十斤，害我难做人，差一点无脸。”

许文标不动声响，去隔壁借来了另一把称，重新称过，一样！只有十九斤十二两：“分明是大财的称在耍手段，不可能两把称都不准，就是真的不准，也不可能是两把称都十九斤十二两。”

“×你老母，”真相大白，许和叔真的是按耐不住：“血吸过后，还知道擦嘴。和叔长，和叔短，什么同『甘帮』的人，一定照斤两，这个杂种仔……”

“算了，”许和嫂劝道：“已经找过了，就算真的被他吃了四两，我看下次他再也不敢吃了，给他知道一下也是好的。”

“吸血！……”许文标在一旁磨拳擦掌。

四

在许文标与许莉霞兄妹提出后，左邻右舍都纷纷发觉货物的斤两往往比所定的斤两少。



- 吃罪恶钱……
- 这种人吃了不怕梗喉……
- 这种人吃了不得好死……
- 吃了不会好尾……
- 吃了……
- ……

年老的一辈，都消极的咀咒着。

但，年青的一辈，都主张：

——找他算账去！

只是，每一次都被老一辈压抑了下来。

×

×

×

这天，伟叔叫了三十斤白米，回来称过后，只有二十九斤十两。

晚上，伟叔的儿子文华放工回来知道了这件事，立刻拿起置在大门旁的米包，决定找大财算账去！

左邻右舍的青年们也知道了，好些人都跟了去，还有许文标，他一手拿着一把称。

大财正在吃点心——阿华田和饼干，突然发现一群青年来势汹汹，着实吃了一惊。

他立刻站起身迎了出来：“文华，你放工了？吃了饭吗？文标，你们也都放工啦？”

没有人睬他，大家都愤怒的瞪着他。

大财心慌了，战战兢兢的说：“你们有什么事情吗？”

文华把手上的白米往一张台上搁：“大财，这包食米是多少斤？”

“你妹妹不是来叫三十斤吗？”

“是的，我妹妹来叫三十斤，但是这包米有多少斤？”

“三十斤啊！”

“三十斤？”文华从文标的手中接过一把称，“让我称给你看看。”

当称锤移到二十九斤十两的称花上时，称身就平衡了，称身也正对合，再想往外移，称身就往下倾，而称锤也往下堕。“看到了吗？只有二十九斤十两而已。”

“大概是这支称不准，”大财心里有数，但他仍强装镇定地辩护着：“来，到我的称台上去，让我称给你看。”

“不必了，”是文标：“我这里还有一把称。”

文华重称过，一样只有二十九斤十两。

“我不相信这么巧，”文华怒吼着：“两把称都会不准，但是同样是二十九斤十两。”

“这明明是你吃了我们的斤两，”文标接口说：“上一次我家叫了二十斤麦皮，后来称过只有十九斤十二两，我就想来找你，最后我父亲来了，却给你甜言蜜语骗了回去。”

“文标，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呢？”大财不服的说：“你这么说就『无巴独』（不公平），我本人称给你父亲看，明明是二十斤正，不信你回去问问你父亲，他亲眼看到我称。”

“是的，我父亲亲眼看到你称，但是他当时不知道是你的称在搞鬼，回去我们再称过，二把称都是十九斤十二两。”文标毫不放松的说。

“何止是和叔的麦皮而已，”文华接口道：“只要是你的顾客，谁不被你偷斤吃两，我们这包食米，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少了六两？”

“大……大概是……是我的伙计，因……因为人客多，太匆忙称……称错了吧！”大财支支吾吾的狡辩道：“不要紧，不……不要紧，少几两……少几斤，你来……来找我……我，我都会……会赔到够的。”

“我看不会是你的伙计称错吧，”许文标丝毫也不放

松：“我们拿去你们的称称看看吧。”

“不……不必了，不必了，”大财急急的说：“我……我绝对相信你们，一共少了几两，我多称半斤给你好啦——阿明，去多称半斤白米来。”

“只少了六两，不到半斤，”文华说：“我不愿意你亏本，为了『巴独』一点，还是到你的称台上称一称，可能真的两把称都不准呢。”

“不会，不会，绝对准绝对准。”大财连忙阻止道。

但是，许文标并不卖账，他抬起米包就往称台走去，大财想阻拦，但失败了。

米包一搁在称台上，指针立刻转向三十，终止了。

“原来是这吃人的称！”文标嚷道。

“大概是刚刚才坏，明……明天我才下坡去……去换一个新的来，”大财近乎求饶：“你……你们给我一个面……面子，我要做……做生意，你们……给……给我一个面子。”

“给你面子？”文标不屑地哼道：“你还有脸？”

“以后要是再发生偷斤吃两的事情，我们不会跟你客气。”文华说。

“好，好，”大财就象一条被追打的丧家狗：“我……我不会再……再做这件事了，不过，请……请你们帮帮忙，别……别把这件事宣扬出去。”

“纸包得住火？”文标冷笑：“大家早就知道你的鬼把戏了。”

“请……请你……你们帮帮忙。”大财继续哀求着。

第二天黄昏。

许文标从纺织厂出来，在回家的途上，突然有一群阿飞围了上来。也不待文标开口，这批人出手就打。

由于寡不敌众，文标被打伤了，好在后面的一群工友赶来，那群阿飞才四处逃散。

工友们把文标送回家，刚好文华也放工了，闻讯立即赶到文标的家。

文标家里，除了他的几个工友外，还有左邻右舍的村民。

“你认识那群人？”文华关心的问。

“一个也不认识，”文标答：“他们一围上来，就不分青红皂白，出手就打。”

“妈的，我相信是大财在搞鬼。”文华说：“因为昨晚你揭穿了他的底！”

——找他理论去！有人建议。

“大财真的太绝情，”许和嫂说：“吃人血汗钱还不够，还叫人下毒手，可恶！过去我还以为应该随随便便，现在我才发现，对这种人，完全不能和气！”

许和叔也慷慨激昂的说：“我恨不得把这个杂种宰了！”

对这种剥削我们的人，是不应该留情的，文标的被打，是一个教训，让大家认识那些剥削者卑鄙的真面目。

奖励金

雅 凌

刚从学校出来，我怀着满腔的希望，带着一颗奔放的心，我自认为这个社会能够收容我，应用我，因为从报章上，从许多大人先生的谈话中，得知了这个社会是在繁荣发展。比如说许多外国的工厂都在这里兴建，还有旅店业，酒吧业，陪游女郎业，阿哥哥唱片业……都欣欣向荣。

然而，一年过去了，我依然在失望的队伍里排队，原有的满腔热诚和绮丽的期望，在这寒风凛冽的社会中，已经渐渐冷却，泡影般地幻灭了。

在徬徨失望之中，我去找隔邻的亚清伯。他是个老工人，工龄二十多年，在一间规模相当大的制造厂工作。他的为人很好，乐于助人，关怀工友，因此全厂的工友都十分尊重他。

“小林，你好久没有来坐了。”阿清伯一见我进来就这样对我说。

“是的，阿清伯，您好吗？”

“好！好！听说你没有读书了。”

“已经半年了。”

“有没有找事做呢？”

“有的，每天都在找嘛，还拜托了许多亲戚朋友，但总是没有着落呀！”

“你找的可是什么书记之类的工作吧？”

“起初倒是这么想，可是最近我的想法不同了，我只想找份工作就可以了，任何工作我都想做，阿清伯，你们的厂可要请什么人吗？”

“请是要请一个，可不知道你愿意做吗？”

“我愿意做。”我肯定地说。

三天之后，我上班了，那是一名××制造公司的杂役。

二

我当的是名副其实的杂役，工作的范围也杂得可笑：早上我替经理拿报纸，买香烟，倒烟蒂，抹桌椅，扫地，有时和经理女秘书买口香糖，买咖啡等等。

这样的日子过得可不知是什么味道，但总比失望的呆在家好。如果说每个工作岗位上的工人对社会都有一定贡献的话，我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岗位上呀！

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经理总是把我叫出叫进，因此我也常常进出“龙门”，这样的“好差使”却引出管工黑面陈的怀疑。有一次，他这样对我说：

“小林呵，经理看上你了。”

“没有嘛，你这话怎么讲？”

“没有？经理不是常常叫你进“欧毕士”吗？”

“那是工作嘛。”

“你的工作可轻松哩，又可以常常和经理接近，真是你的幸运呀！”

“我？幸运！阿陈，你别和我开玩笑。”

“我可没和你开玩笑呀！说真的，经理有叫你暗中报告什么吗？如有的话，你就告诉我，我们合作合作，我是不会给你吃亏的，我可以在经理面前推荐你。”

这家伙，原来是这一套，好吧，让我耍一招他瞧瞧。

“有的！”我说得很认真。

“他，他说什么呵？”他有点紧张。

“经理叫我暗中监视你！”

“他，叫你监视我，这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罗。”

“那，那请你说些好话，我会给你好处。”

“什么好处？”

“我，我请你吃饭。”

“只是吃饭，不要。你替我找份工作怎样？”

“可以，可以。”

我算是上了社会大学的第一课，原来经理管工都怀着鬼胎……。

三

有一次，经理把我叫进经理室了。

“经理，要什么？”

“来来来，这里坐一下。”

“不必了，我站就好了。”

“不必客气，来来来。”

我终于坐下了。

“我们厂对待工人的条件一向要比其他厂好得多，因此我希望工友能够和我们厂合作，使我们厂的生产能够提高。不过，我们厂也不是要工友拼命去做，我们会采取一种对工友很有好处的办法，厂的董事部已经决定了，要给工友们发出奖励金。”

“发出奖励金？每个工友都发吗？”我感到十分有趣。

“当然不是每个工友都发，厂又不是慈善机关。我们厂要对那些工作卖力，品行良好，不要跟厂捣蛋的工友，才发出奖励金。因此，我要你和厂合作，厂是会提拔你的。你把厂内的工友的工作情况，态度，报告给厂，还有工友有什么意见你也可以报告给厂。”

“经理，这么说，我的任务可不小呀！”

“是的，小林，这就看你的了，好吧，你把这张告示贴到布告处去。”

我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从经理室出来，因为我认为这对工友来说是一个好消息。我跑到布告处，小心翼翼地把这张告示贴上去。

「各位工友：

我厂十分高兴地向你们报告好消息，我董事部为照顾工友，鼓励工友起见，从今日起，凡勤劳苦干，品行良好之工友，一律按月发给奖励金，表现越好，发奖励金越多，希望各位工友为夺取奖励金而努力吧！

经理：××签。」

休息时，厂里的好多工友都围在布告栏前看这张告示。

“这简直是卖广告嘛。”一个工友说。

“买一送一，多买多送！”另一个工友接下去说。

“来来来，敝公司来这里推销一种万能膏药，三块我不卖，四块我不收，我只卖二块八。”这一个工友说时还表演一番。

我心里在想，这是怎么一回事呀？难道说老板是向工友推销他的迷魂秘方？

“各位兄弟，这是老板在卖他的膏药呀！我在这里做十多年了，老板的各种手段我都看过了，软的、硬的、甜的、辣的，样样都有。现在这种是甜头，他企图用几分钱，用奖励金来分散工友的团结，使工友们暗中竞争，以便达到生产提高的目的。”一个苍老的声音在说，这声音很熟，我循声定眼一看，原来是阿清伯。

这一下，
我的心里明
白了许多，
原来奖励金
并不是好东
西。

我刚想
走开的时候，
一只手搭在
我的肩膀上。



“小林，和你说几句话。”

“阿清伯，有什么事吗？”

“来，来这里。”阿清伯把我拉到墙角。

“经理可有向你交代什么吗？你不要骗我！这是关系到工友的利害问题。”

“我，阿清伯……。”我把经理对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告诉阿清伯。

“又是老一套方法，好吧，让他们等着瞧吧。工友的眼光是雪亮的。”

就这样，我们离开了，远处管工黑脸陈用老鼠眼在盯我们。

五

三天之后，我又匆匆忙忙冲进经理室，经理正在和女秘

书聊天。

“报告经理。”我说。

“什么事呵？”经理冷冷地说，眼睛凸出两分，望着我。

“我有情报。”我说。

“说来听听。”这一下可引起了经理的兴趣。

“工友们说，挂在厂里的那个钟要换一个。”

“为什么要换，真是笑话。”

“因为那个钟坏了。”

“谁说坏的，它不是每天都在走吗？”

“走是走的，只是上工时，它走快；放工时，它走慢了，早上快十分钟，下午慢十五分钟，这样的怪钟，工友们说不能用了，要换一个。”

“谁说的！”经理用手捶一下桌子说，但一下他又缓和下来了。

“小林，你给工友骗了，那里有一个钟会快慢无常的，要快嘛就一直快，上工快放工也快；要慢嘛就一直慢，这样工友的工作时间不也是一样吗？”

“我再了解一下，经理。”

“以后可不要乱说话，去吧！”

我算是碰了钉子，但是难道工友们说的话会是假的吗？我一定要看看到底又是搞什么鬼把戏。

里 第二天我很早就上工厂，一进门就看见看管工厂的孟加里在矫正时钟。哦！原来他把钟拨快了十分钟。

“你为什么把钟转快了？”我问。

“依尼，美尼这，本若巴刹。（这是经理的事。）”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要找经理报告去。

经理上班之后，我又进经理室了。

“报告经理，厂的时钟，快慢是孟加里转的。”我说。

“谁说的？”经理感到意外。

“我亲眼看到的。”我肯定地说。

“你，小林！你多管闲事！”经理大声说。

“经理，你不是说有什么情况就向你报告吗？”

“我说的是工友的情况，至于厂对工友怎样那不要你管的！知道吗？可以出去了。”经理对我下逐客令。

我只好离开经理室，心里感到十分不快，我把这件事告诉阿清伯。

“这个钟是老板剥削工友工作时间的工具，我们一定要厂换掉它。”阿清伯和几位工友说。“我们一起和经理当面说去。”大家就一起和阿清伯去见经理，我也一同去。

经理见情况不对，只好答应把钟换了。

六

一个月过去了，公司的生产倒没有什么增加，也许是工人们对于奖励金不感兴趣。

早上，经理又把我叫进去了。

“小林，你把这张告示贴出去。”

我又再一次贴上另一张告示：

「各位工友：

已经有十名工友在这个月得到丰富的奖励金，希望各位工友再接再厉。

经理××。」

放工时，工友都领了薪金，除了管工黑脸陈之外，没有其他工友得到奖励金。

最后一个发薪的是我。我想我一定可以得到奖励金了，因为我认为自己工作勤劳，行为良好。

“小林，这是你的薪水。”

“经理，我有没有奖励金呢？”

“你明天不必上工了，公司决定开除你，而且因为你才工作一个月，公司不会给你分文补偿，你如有什么委屈，去找厂的律师申诉吧！”经理把薪水丢给我。

我就这样离开了厂，工友们十分为我感到不平，然而不平的事太多了，不是今天或明天可以解决的。

1970年

加班

晓 晨

已经九点多了，夜黑沉沉地笼罩着大地。

助民制衣厂的灯光还全部亮着，一看就知道今晚是开夜工。围着砂厘网的工厂外边那个暗无灯火的小咖啡档已经坐满了人。他们并不是在等候喝咖啡，而是在等候接带他们的女儿，姐妹或其他亲人朋友放工回家。在目前年轻女子遇害太多的情形下，也难怪他们要如此的费心了。

× × ×

“铃……”一声令人兴奋的铃声响了。经过十二个小时强度劳动下的怠倦工友们蜂涌地挤出门口去排队打工卡，她们已经没有兴趣再去洗手间打扮一番了。

当她们打好了工卡下了楼梯，忽然有人象发现了什么紧张地问：

“你们有看到英英下来吗？”

“谁？”有人问。

“英英！”

她们在人群中寻找了一会，果然没有发现英英，于是几个人慌慌张张地转身跑回车间去。

车间里刺眼的白光灯已经关了，只有厂门口的那两盏暗

黄的夜灯，偷偷地穿过玻璃窗子射进来。

“英英！英英！”她们终于在楼梯间发现了她。只见她一只手扶着头斜靠着栏杆，一只手支着肚子。饭盒和工卡已经跌在地上。她的脸色苍白，眼睛却是黑黑的陷下去。在昏厥中仿佛听到有人在喊她，还以为是“第八的”在骂她，先是害怕地惊醒过来，后来看见原来是和她同一个部门的工友，才又疲倦地闭下眼睛。

“她实在太疲倦了。”

“已经开了九晚了，人又不是机器。”

“‘第八的’真没有良心，老是威胁人。”

大家看着英英那可怜的样子，都带着不平的口气在骂，好象忘记厂门就要关了。

工友们替她擦了一点风油，英英才比较好转过来。她拖着那一双不听使唤的脚和乏力的身子，还要走一段路才到家，虽然在平时不必走五分钟就到了。



第二天中午休息的时间，英英要去洗手间的时候，撞见了管工。

“英英，今晚加班。”她带着骄傲的口气对英英说。她认为在她手下这些小妮子中，只有这个英英算是最标准的，既车得快又很听话。

“今晚我……”她真的无法支持到晚上十点了。看她现在要把车好的货绑扎起来已经十分吃力了。

“今晚要拍拖吗？改天才去嘛！其实这批货不是要赶的，只是厂方向来觉得开夜工对你们有好处，可以使你们赚更多的钱。”“第八的”似乎抓到了对方的弱点，得意地连开珠炮。

“我没有力再开夜工了。”英英乘她换气的当儿抢了一句。

“你？”她被这意外的回答，使她威风扫地。刷地脸色变得忽黑忽白。接着又习惯地用威胁的语气示威说：“你是无国籍的！比不得别人。”

×

×

×

助民制衣厂是海外的大资本家在这里开办的，总厂和第二厂是在港、台，本地是她的第三分厂，听说还有其他分厂呢。

单说第三分厂就有五层楼，共有一千多个工友。工友们只知道日夜地赶工加班替这个大老板赚了很多很多的钱，使他养了七个老婆，而换得的工钱却只能养得了自己，养不了家。

英英是在三楼工作的，她们的那个管工，是一个十足的奴才，一心想争得个模范管工。为了博得上方对她的宠爱和信任，她不惜耍尽花招手段，巧妙地剥削了工友的劳动力。因此工友们都在背后卑夷地说她想做老板的第八老婆。

×

×

×

在洗手间里，英英愈想愈不对：“我怎么会得罪”第八的”？自己是一个拿工作准证的人，要三年才可以换老板。才几天前，就有一个工友被开除出去，万一”第八的”一气之下也将自己开除了，那可怎么办？我要养一个年老的婆婆呢。”当她想到婆婆，就使她想到爸爸和妈妈，要是他们还活着，或许自己还在学校读书呢。在一刹那间她想的太多太多了，直到一个工友在她肩膀上打了一下，她才发觉竟忘记关住水喉。

英英忽然象想通了什么精神振作起来，她天真地想：“不错，开夜工对我们有好处，一个晚上就可以多赚两块多钱，一个月就有六十元了，六十元可不少呀！可以还屋租了。”

于是她跑去告诉”第八的”说她要加班了。

×

×

×

多么叫人兴奋的铃声又响了，是放工了。

“英英，走。”

英英微抬起头来，感到头在笃笃地发痛，她还是对着在等候她的阿丽摇摇头，又低下头去继续紧张地工作。

阿丽也觉得奇怪，昨晚已经决定今天不再加班了，怎么

还……？她关怀地走上前去，望着这个瘦弱的小姑娘。

“英英，回家吧！你怎么可以再加班？你一定支持不住的。”另外几个工友也劝她回，可是英英并没有要走的意思。

阿丽凝视着这个被折磨得越来越瘦的小姑娘，一股出自相同命运的阶级感情教她无法克制内心的冲动，只见她眼里含着泪花说：

“怎么你对我们的话一点也不听啊？”

“阿丽，我……”英英也觉得对方是真心在关怀自己的。因为自从来这里工作，这位比她大十二岁的阿丽给她留下很好的印象。她还记得第一天来上工就被分配到车袋子这个部门。当时，她老是车得不好，常常被管工“第八的”骂，自己又不敢回嘴；多亏坐在隔位的一位姐姐，那就是眼前的阿丽替她回驳了几句，还告诉她说这种人不必怕她，你越是害怕，她越是要来欺负你，而且阿丽还耐心地指点她应该怎样做，她知道阿丽姐姐当时因为帮助自己却少赚了许多



工钱。

这时，她真想扑在阿丽的怀里痛哭一会，向她诉说心里的担忧和苦衷。

“阿丽，我怕会被踢出去的。”

“不会的。”她十分肯定地说。“要是真的被开除了，难道我们好手好脚的还怕活不成？”她乐观地接下去说。

“我是拿工作准证的，三年……”

“我也是，许多工友也是。”

“你们不同。”

“不同？为什么？”阿丽好奇地问，她想不到这个单纯纯朴的小姑娘，年纪才刚过十六岁，竟也有这么多道理。

“你们要是被踢出去，还可以回家去割树胶。而我，是一个无国籍的人，要到那里去赚吃呢？”

阿丽一下子感到十分羞愧，怎么自己对工友的心这么不了解啊？还常常空乐观和自豪呢？在这时，她才深深地感受到“工作准证持有者，三年内不可更换顾主”对工友的威胁力是多么大。难道这样我们就应该乖乖顺顺地让人家在我们身上任意剥削吗？

她反复地越想越激动：“不，我们所有工人，不论有准证的或是不需准证的，生活都一样的苦，一样需要反抗和斗争的。”

长长的铃声在响着，这是催促工人开工的讯号。阿丽知道无法劝服英英回家了。然而她实在放心不下英英开夜工。为了使她有个照料，她也决定开夜工了。

车间里稀稀落落的，只有几个人加班，使这个冷气设备的工场更冷了。英英冻得双脚都不能控制针车了，其他工友们也因为冰冷和疲倦，不时搓搓手和打着呵欠。整个车间象罩上一层阴森的雾气，显得死气沉沉。

九点半了，车间里才恢复生气，原来差半个钟头就放工了。忽然，从后面传来一阵“哇哇”的声音，所有的工友都立刻关住机车，刹那间，整个车间沉静下来，大家不约而同地朝向发出声音的车位去。只见英英车位旁边的大大堆衣服都被呕吐出来的东西弄脏了。大家都在替英英闯下的祸担心。果然“第八的”走过来就破口大骂；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力量，工友们的担心全没了，大家愤愤地一言一语就把她撵走了。

“还不是你强迫她加班的。”

“人又不是铁打的，象你这样走来走去，开一百天夜工，我们也会。”

“什么助民，助个屁。人家病成这样，还骂人。”

虽然大家不断在英英的头上和鼻孔里涂抹风油，她的眼睛还是紧紧闭着，脸色苍白，双唇发黑，头发烧，看样子病得十分严重。

×

×

×

今天车袋子的部门有两个人没有来，那是英英和阿丽。阿丽，她带英英去看医生到中午才来，这就必然地影响到生产过程，许多部门的工作都半停顿下来了。几天来日夜赶工，工友们也乐得有个休息的机会；可是却急坏了“第八

的”。眼看多三天就要交货了，而未完成的工作还有三分之一呢，如果没有昨晚那倒霉的意外事件，她是蛮有把握准期交货的。

对着这些幸灾乐祸的工人，却不能找一点莫须有的罪名来把她们骂一顿出出气。她不敢在这紧要的关头和工友们找麻烦，从她丰富的经验中，知道在这个时候只要因为一点小事，工人就会起来和她大闹一番的，她只好可怜地装出一副笑脸要大家合作，声明只多三天就不用开夜工了。

“不做了，一天又一天，总没个完。”

“我们没有能力支持了。”

“开夜工赚的钱还不够买药吃。”

这时，阿丽站了起来，怀着工友愤怒的情绪，她说：“李小姐，你也是看到，我们已经开了很多天的夜工了。人又不是铁打的，那能天天开动十多个钟头的工作，你们一天又一天的欺骗我们，威胁我们加班工作，现在我们已经没法再支持了。厂方为了赚更多的钱也不能连我们的生命和健康都不顾呀，难道你还要看多几个英英出现吗？”

“你们真的不肯合作？只是三天。”她很颓丧。

“我们已经和你合作很久了。”

“你们是拿工作准证的，我有权……”她拿出了最后一张皇牌，以为一定能打中要害。

“不用拿这个威胁我们了，告诉你，我们是工人，我们不怕你的权力和靠山！我们要反对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多么壮大的声音啊，原来这是助民制衣厂三楼全体工友站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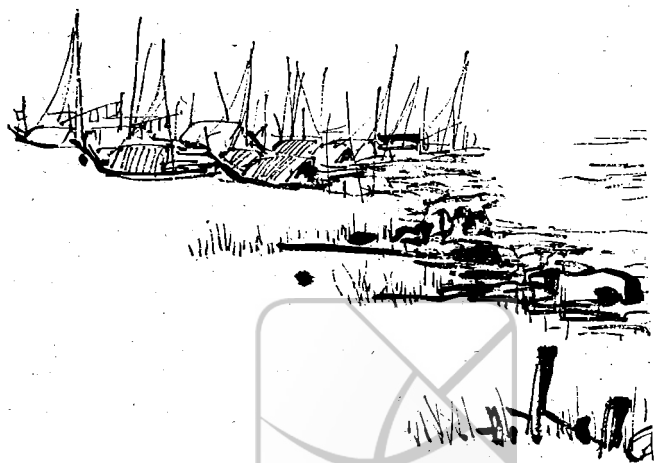
一齐吼出的。

英英在病中，工友们把今天和管工斗争的一幕告诉她，她太激动了，她从来也没有想到工友们的力量会这么大，连厂长、管工也吓坏了。

这壮大的声音不但吓坏了管工，厂长及一切牛鬼蛇神；这壮大的声音，同时象火山一样时时刻刻在工友们的胸中燃烧，射向辽阔的天空，在祖国的大地上雄赳赳的奔跑着……
.....。



1974 年



迟亮的早晨

洛琳

此刻是黄昏时分，这小小的渔村显得寂静与平淡，夕阳的余辉照出参差的树影，陋屋的影子修长，人的影子修长，飞鸟的影子也在迅速的移动。这不是渔家休息的时刻，这一会正是工作的开始。

“希平的爸，缸里的米快完啦！”赵婶从破旧的屋子走出来，向就要出海的男人说。

赵老回转头来，懒懒的应一声：“知道了。”就朝海滩

走去。灰白的头发紊乱，如一束干瘪的枯草。脸上刻着几道深深的皱纹，低陷的双眼挂着忧悒的神彩，无情的生活鞭子麻木了他的神经。

海风轻轻吹来，使人有一种舒适的感觉。但他心里却很烦闷，脑子里塞着家中快要空了的米缸，他不期然加快了步子。

渔港沐浴在黄昏里，海的尽头飘抹着缤纷的晚霞和嫣红的落日。映托在海上的是闪亮耀目的金光。海岸没有岩石，特别显得辽阔，景物是令人眷恋的，可是对他来说是见惯了，平凡了。更何况被沉重的生活担子压得透不过气，那还有闲情逸致去欣赏景色？

跨上那艘停在海岸边的陈旧的舢舨。这是向渔村的富户陈大卦租借的。他熟练的挥动双桨，舢舨缓慢而平稳地前进。

船来到离海岸不远的“奎笼”，他的老伙伴阿其早坐在“奎笼”上养神。这两位中年的渔夫，从小就在一起长大，也曾念过一些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东西。但在性格上，两人是绝对不同的。阿其的性格刚毅，体格硕壮，眼睛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而赵老却显得软弱。

赵老走上“奎笼”，顺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包红烟，迅速的用烟纸卷起，擦了根火柴，便把烟卷凑在干瘪的唇上，猛地吸了一口。

“赵老，既然经济有限，我看这口烟还是别抽吧！”不抽烟的阿其带着规劝的口吻说。赵老并没有开腔，再吸了口

烟，才慢吞吞的回答：

“不抽？我也曾这样想，不过——”

“不过什么？我知道你的处境，你的一切，我都了解。可是，我的遭遇不就和你一样吗？但我时刻都使自己变得乐观。你有债务，我何尝又没有？我除了天天打渔之外，不会去想他债欠了多少？或是何日才能还清？我还不是在活着？无谓的叹息和麻醉自己，都是没有用的。”

赵老低下了头，气氛遂陷于沉默。三两只水鸟在觅食低翔，溅起了几朵浪花。远处几点的渔火在闪着光。阿其站起身来：“我们还是开始工作吧！”便走了过去点上灯火。

经过一整夜的忙碌，一整夜的辛劳，渔人们摇着双桨，自大海中归来。

还是黎明时分，山村是沉寂的，雾白茫茫的一片。野草上的露水是那么的晶莹，天上，几颗寥落的晨星在闪烁着。

渔村的两旁，停着不少的货车。工人把一大箱一大箱的鱼搬上车去。时间一秒一秒的溜走，罗哩一辆辆的开动。光线开始明亮，照射着渔村。狭窄的柏油路上，好些农人肩挑着沾满露水的蔬菜，匆匆赶往离渔村约一哩左右的巴刹集市。彼此快速的往前走，连话儿都不说一句。

赵老和阿其把装在牛奶箱内的鱼放上脚车，用粗大的绳子缚好，便各自跨上车子，朝巴刹的路用力踩去。路上凹凸不平，有不少窟窿。车轮子在上面经过，跳个不停，发出“伊呀”的声响。

“打的渔比昨天少啊！”赵老说。

“那有什么办法。我们穷人，能挨过一天便算一天。”
阿其答。

来到了靠近路旁的摊子，摊上的木板已经腐朽。赵老轻巧的把鱼从车架上拿下，由阿其把鱼放在摊上。他们熟练的把各样的鱼分类放好，便开好做生意。

“阿嫂，买鱼吗？新鲜得很！”一位打扮入时，全身臃肿的妇人走近摊子，赵老便习惯地叫唤。旁边的阿其也附和着：“是啊，这些鱼挺新鲜，是刚出海的。”

“你看，鱼肉都硬了，还说新鲜。”她翘起嘴巴，用手指着摊上的鱼。

“阿嫂，鱼都是新鲜的，你看鱼鳃还是红的哩？”

“哼，送给我那只哈巴狗吃，我都不要。”那女人走开了。

“呸！”阿其愤愤地吐了一口涎沫。

“妈的，这种人真不得好死！”

“嫌东嫌西，叫她去捉，一只泥鳅都捉不到。”

“算了，算了，别在骂了，碰到这种人也是拿他没法法的。”

巴刹里的人熙来扯往，声音嘈杂刺耳。太阳射出强烈的光芒，整个巴刹充满着闷气。在拥挤的人群中，赵希平背着那修补过的书包，向父亲的摊子走去。

“希平，你不去上学，来这儿干吗？”

“爸，我——我要交学费。”

“学费？没钱，没钱，你去跟先生说，过几天才交吧。”

他向希平挥手，视线转移到那堆鲜鱼上。

“爸，今天是十五号了。”

“十五号？”他睁大眼睛望着儿子瘦削的脸。

“再交不出，就不能读了。”

“不读就不读吧，妈的，今天还卖不到两斤。”

希平望着父亲的脸，没有做声，扭转身走去。

“希平，慢点走。把这块钱拿去吧，除掉车费，也剩不多了。”赵老把一张微湿的纸币塞进儿子的手，眼睛露出一丝的歉意。

天气很热，热得叫人冒汗。苍蝇在飞，人在叫喊，汽车在跑，巴刹在动摇。

“这巴刹的鱼摊越来越多了。”

“少说也有十摊八摊，生意越来越冷淡，真不知怎办？”

“咱们人穷志不穷，下回打渔时，就多努力些吧！”

赵老不作声，默默的等着顾客的光顾，过了片刻，才记起还没有喝早茶，便侧过头，问阿其。

“阿其，喝茶吗？”

“嗯。”

“我去印度摊叫两杯咖啡乌！”

二

下午一时半左右，天空布满着浓黑的乌云，风越来越紧，一场大风雨就要来临。赵婶忙着把晒在铁线上的衣服收回。

在大雨即将来临之际，希平提着书包，急速的走进亚答屋。赵婶收完衣服，便到厨房去，把菜饭摆在那张蛀了虫的方桌上，喊：

“希平，吃饭啦。”

“知道了。”

饭桌上一家三口默默无言，只有碗盘相碰的声响。雨开始倾盆地下起来了。

赵老打破沉默的气氛，放下了手中的碗筷，抬起了头，望望老伴：

“今天是三十号了，上个月的船租还没有还，那阎罗王又要找上门了。”

“只好向他要求多延长几天。”

“老鬼会给你延长几天？别想！”

雨在下着，风在刮着，水从屋顶破洞飘进，打在饭桌上。赵婶指着屋顶：

“屋顶的破洞愈来愈多了。”

“过几天拿几张旧铁片盖上去，补一补。”

希平在饭桌上，沉着脸。他脑子里的思维却是起伏紊乱。他终于望了望老迈的双亲，鼓起勇气说：

“爸，我——我不想念书了。”

“什么，你说什么？”赵老有些吃惊。

“我说我不要上学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做父亲的不自觉地站起来。

“我已经一个月没有缴学费了。”

“学费？学费。”他双唇微动，脸部抹上一道阴影。

“爸，明天我同你一道出海吧。”

“这个——那——也好。反正一张中四文凭值不了二分钱，对面的阿苍，考了一张中四文凭，也是到工厂做工人吧了。”赵婶说。

赵老不答腔，放下筷子，走到门口，倚靠着小门，望着外边滂沱的大雨，到处一片迷茫，只有屋前的两株椰树能看得清楚些。风吹得更猛，雨滴随风飘进屋里，他轻轻的把门关好，慢慢的走到屋子的一角，那儿摆放着一堆破旧的渔网，网上已蒙上了不少的尘埃。他坐到那堆网前，便点了根烟，开始把渔网修补。

雨渐渐的小了，经过雨水冲刷的草木，显得一片油绿，天空也似乎明朗了。

家中的老狗无力的吠了几声，正在缝补衣服的赵婶从窗口远远的看到一个矮胖的中年人撑着一把纸伞，朝这亚答屋走来。叫道：

“那阎罗王来了。”

“什么？来了？”他放下了网线，站起身来。

“准是要租金的。”

“他妈的，这死鬼，又来了。”他那粗大的拳头往掌心一击。

话才停口，被人叫做“阎罗王”的陈大卦已走到门口，雨伞还没收好，便说：“赵老，上个月的船租，总该还我陈大卦了吧？”

“陈先生，上个月的船租，多几天再说吧，现在不大方便。”

“妈的，你这老鬼，这个月快完了，上个月的还不还？”

“没钱，也没法可想啊，如果你真要我的话，那拉我去吃“乌豆饭”吧！反正，这个年头，干那一行都不行，有乌豆饭吃，还不致于饿死。”太多的愤怒使赵老鼓起平生最大的勇气，满脸通红地怒视着陈大卦。

“你这老骨头，比狗还贱，今后，你想再租我的船？两个月的租金，就算给你买叉烧包吃算了。”

“喂，陈大卦，不租就不租，你还罗唆什么？”

陈大卦撑开了纸伞，悻悻地离开赵家，赵婶追了过去，跑到陈大卦的跟前：

“陈先生，求求你，把船租给我吧。”

“去你的，在这边大吵大嚷，”令伯“没有闲情去听。”

“回来吧！跟这种吸血鬼乞怜，有什么价值？”赵老走了过去，把赵婶拉回来。赵婶回到屋里，满脸忧愁地说：

“我们今后的生活怎么办呢？”

“唉呀！求人不如求己，待会儿再说吧。”

雨已经停止，天空的乌云消失在遥远的天际，尽管大雨后使人有清新的感觉，但这小小的渔村，却罩着一层忧悒的雾，村庄上寂静的一片，炊烟袅袅上升。在这破旧的亚答屋里，全家人都深锁着眉头，为了今后的生计而担愁。赵老依然抽着红烟，希平曲着双手伏在桌上，凝视着远处。时间是六点正，但灶前的火灰还是冷冷的。大地逐渐的黑暗，希平

的视线转移至门前的蕃薯园上。

赵老把手中的烟蒂往门外抛，落在湿润的地上，冒起一缕灰白的烟雾。他重新打开了烟盒，燃上一根新的，推了推呆坐着的赵婶：

“唉！没法子，去烧饭吧！”

她默默无言，向厨房走去。

厅中只剩父子二人。

“爸，我们就把园中的蕃薯叶摘下，再把一些蕃薯也挖出来，拿去街上卖，你看怎样？”他摸了摸巴下的胡子：“这——也好。你去问妈，如何？”

希平从厨房出来，脸上挂着一丝笑容。

“爸，妈说，就这么办，那我们现在就动手吧。”

天色昏暗得只能隐约的看到他们在卖力的舞动着锄头。

晚上七时左右，饭桌上没有傍晚时那种忧悵的气氛了。万般辛苦之中，有这么一条通路，那就算幸运了。希平瞪大双眼，望着父亲：“爸，这些东西放在那里卖呢？”

“这个，照旧放在卖鱼的摊子不就行了吗。阿其卖鱼，我卖菜。”

静默了片刻，想起老伙伴阿其，赵老匆匆吃完饭，离开座位：

“你们吃吧！我上阿其家一趟。”

他拖着身子，朝曲折的泥路摸黑走去。夜色已侵袭整个大地，几只蝙蝠在夜空低翔。

三

早晨的巴刹跟往常般热闹，巴刹里没有安宁的气氛。赵老一早就把脚车子推到市场。人群就象河中的流水一般。他忙着把菜安放整齐，张大喉咙喊叫。

人们向阿其买鱼的时候，也顺便帮衬他。赵老做的生意还好。

忽然，整个巴刹起了动乱，小贩们都摒弃自己的货物四处窜逃。经验告诉他事情正在发生。站在一旁的阿其看到这般情景，便匆忙推着他：

“快走吧！”抓起放钱的罐子，两人拔足往一间咖啡店走去。

警车鸣了二声车笛，踏尽油门，朝街的一端快速的驶去。

人群渐渐的平静下来，遭殃的人们都从各角落钻出。他和阿其从咖啡店走出来。巴刹四周显得狼籍不堪，摊子倒在街旁，货品散落满地。他看到这个样子，心中又气又愤，坐上摊子的横木，低下头，燃了根烟，想起前些时候陈大卦的事，怒火在他心中燃烧，就象一座快爆炸的火山。手中的烟慢慢缩短，他仍在低头思索。其他的小贩都在收拾残物，只有他默默的呆着。

阿其走近身旁，轻轻的喊了他一声，他抬起头，悲伤的眼睛朝阿其望去，细声的说：

“又遭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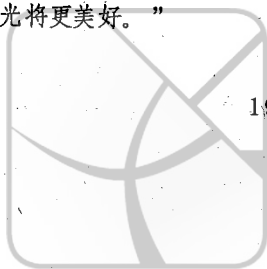
“这又算得了什么？来，快把这些东西收拾收拾。”两双粗大的手迅速的舞动。

“赵老，耐得住暴风雨，才等得到阳光，再凑些本钱，明天再干。”

两人跨上脚车，载着残破的物品，朝向归途。

强烈的太阳躲进云层里，乌云散布着。在这多雨的季节里，雨又将降临了。赵老全身都是烫热的血，奔腾的激流。他侧过头来，对阿其笑笑：

“暴风雨过后，阳光将更美好。”



1969年



讨海人家

凤 枝

“咳咳咳……………”

天还未亮，五支姆就被身边五支伯的咳嗽声吵醒了。为了昨天收到“土地局”那封豆芽信的事，她五支姆一夜没好睡，心里面又担心又难受地辗转反侧了一夜，迷糊中不断听到五支伯的轻咳声。此刻她猛一惊醒，才想起今天要早点给老头子弄饭，连忙翻身坐起。

“几点了？”五支伯止住咳声问。

五支姆拉开破旧的窗帘，一看天色还很朦胧，也不回答五支伯的话，却挤出一句：“阿实的爸，我看今天还是别出海吧！”

“那怎么行，你不看看家里有多紧！”

“要东西我们可以再到店里去拿点。”

“什么，又要赊账？不行！债已拖了一屁股，再欠下去鬼有办法还！”

“可是，刚过了年就出海，恐怕……”五支姆着实担心那海上的大风浪；现在还只是一二月，太早出海凶多吉少。

“……”五支伯沉思着，又咳嗽了几声，黑褐色的脸上拢起了几条皱纹。本来有点驼的背此刻更弯了，仿佛两个肩膀快要碰在一起；从那件洗得褪色的“卫生衣”后面，可以看出两块高高凸起的肩胛骨，这两块肩胛骨正因为他的咳嗽而在耸动着。

往年在这个时候，五支伯家里虽不很宽裕，但柴米油盐的费用总还顶得住，可以支撑到风平浪静时才出海。可是去年几班“流水”老是捞不到鱼，一年的光景就少了上千的收入。估计在得到的七八千中，船上的开支就占去一半，剩下的也就所余无几了，但却要用来维持全部的生活费用，而且捕鱼人一年也只能有八个月的出海时间，其他的几个月就要在家里吃闲饭，不用说那点钱早就花光了。年关一到，便是他们最难挨的时候。

造成鱼获减少的原因没有别的，自从这里几个大头家跟日本人的公司合作，派了几条大拖网船来这里的海面活动之

后，附近的鱼不论大小都快给捞光了。象五支伯他们用“哥达”船漂网的捕鱼方式，不用说跟人家竞争不过，鱼获自然就减少。如果不是有几次冒险远航到近印尼的海域去捕鱼，而不知要少几成的收入了。现在五支伯家里的经济就发生困难，靠着跟杂货店赊账和“标会”度日子，连他十三岁的儿子阿实也在今年初辍学，去一间脚车店跟人修理脚车了。五支伯心里盘算：再呆在家里不是办法，倒不如早一点出海去碰运气。

五支姆见他吭声，以为改变了主意，就说：“再将就点，等下一班‘流水’……”

“别说了，隔壁阿唐他们不是在几天前就出去了吗？”五支伯打断她的话，站起来走出房间。

“慢点，阿实的爸，那……那厝子的事呢？”五支姆追出去问。

“别管它，令爸就是不搬，看他们敢怎样！”提起这事五支伯就冒火，他气忿忿地说。

“可是……看信的人说，再过一个月不搬他们就要来拆了！”

“他们敢来，令爸就和他拼了！”五支伯更火了，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

“阿实的爸，你发火也没用呀，我看还是找人商量商量。”

“要商量，等阿隆来你和他商量好了，我今天就是要出海。”

五支伯转身到墙角背起一捆鱼网，就要下船去。这鱼网是五支姆昨晚连夜补好的，至于汽油、冰块、米盐、罐头、饼干等一切东西，五支伯昨天就叫阿实用三轮车载到船上装好了。他瞥见五支姆还想说什么，不耐烦地朝她摆了摆手说：“天还光，早饭免做了，船上我自己弄吃的。”说完便弯着腰走下楼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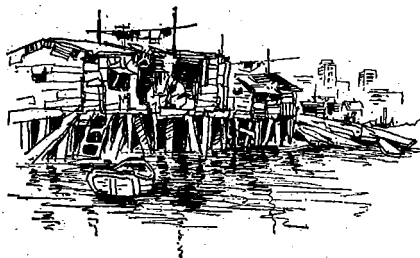
*

*

*

这是着落在××路后面偏僻处的一间屋子，和这里其他几间屋子甚至路那边的几十间屋子都没有什么两样，只是显得更粗陋一些。屋顶是用亚答盖的，但已有多处破漏，补上新的亚答，新旧亚答斑斑驳驳地参杂着，柱子是用圆树干支的，因为年深日久，有些被蛀虫蛀坏了。有时忽然间响起“滴滴答答”的声音，被蛀坏的木屑连着从亚答叶脱落下来的碎片，象一阵雨点似的撒下来。地板也很破旧，走上去伊伊哑哑响；木板与木板间留有空隙，可以望见下面濡湿的泥土，屋子旁边有一条小沟，曲曲折折地通到后面的小河去。沟里埋着各种破铁罐、木箱、瓶子，甚至死鸡、死老鼠……。

涨水的时候，沟里的水就漫到屋脚下。平时就连屋子里也是不干净的，地上常有垃圾，苍蝇飞来飞去；到处堆着鱼网、绳子、



杂物……。就在这样一间屋子里，却隔着十几个房间，住着好几家人。因为小孩子很多，妇女们又整天劳动，所以很少有收拾得整洁的。

五支姆吃过粥，把昨天晒好的咸鱼用两个篮子装好了，把一支旧秤也放在篮子里，便提着走到屋前去。刚拐过那条狭长的走廊，便听见在厅前补鱼网和剥“罗格”草（一种卷烟的叶子）的文发嫂、万和婶她们热烈地议论着：

“……豆芽信上说，过二十九号不搬就要出我们十几户人家的“三万”（控状）了！”那是万和婶宏亮的声音。

“是呀，还说什么非法侵占土地……”文发嫂附和着。

“我们后面这片地从红毛天就住起了，不是一直没事吗？过去市议会也只说我们厝子乱起不合规格而已。”万和婶的大女儿说。

“傻瓜，现在人家要这片地来“发展”呀！谁叫我们不住路那边却住到后面这边来呢？”另一个和她差不多大的女孩子争着回答她。

“可是，路那边早住满了！”

“要住得下，我们也不会挤到这里来了。我们可不比人家随便住得下好厝——就只是支几条柱子盖几片亚答楼身；可要紧的还是要靠着河呀！”万和婶满怀苦衷地说。

“现在就惨罗，讨海讨无，住的又成问题。”文发嫂感慨地说，又意犹未尽地补上一句：“真是祸不单行呀！”

“万和婶，你说我们怎么办呢？”五支姆插嘴说。

“怎办？我也不懂。万和说是要叫公会的人去交涉。”

“那可要叫他们快一点哦，火都要烧到眼眉了。”

“自然罗，这作事我们兴化人那个不操心呢？”

五支姆站了一会，便提着鱼篮走到屋子下，找到那辆生锈的“老爷”脚车，把鱼篮挂在车头上，便蹒跚地推着它一步步走出路口。她出到巴刹以外的路转了一圈，挨家挨户去问要不要咸鱼。在兜顾客时她不断东张西望，生怕遇到“税务局”的人员。为了保护市场，他们对私自卖鱼的人一向捉得很紧；而且那支没有领执照的秤被捉到是要“乌公”（罚款）的。

五支姆逗了半个早上，口都熬干了，却卖不出几条鱼。本来在几天前，市场上没有什么鱼，那时不但渔人们捞回的鲜鱼人家抢着要，就是咸鱼也很有销路。可是这几天听说日本拖网船把网到鱼获的二十巴仙供给市场，剩下的才运出去。这一来渔人冒险出海捞来的鱼也就不怎样吃香，更别说是咸鱼了。

五支姆看看再卖不出什么，便把鱼篮和秤在车头挂好，推着“老爷”脚车蹒跚地转回去。半路上她忽然发现前面走出个穿黄制服的人，立刻慌了手脚，略一踌躇就拿起那支秤扔到路边的草堆里，也不知那人有没有注意，迳自把车子掉回头去。她绕过别条路，一直担心着那支秤会被别人拾去，但又害怕不敢回去拿……。经过“胜兴”脚车店时，本来应该进去跟在里面做工的儿子阿实拿脏衣服回去洗，可是由于心慌，她把这件事忘记了。还好阿实看见她，喊了一声，

她连忙进去拿了衣服，顺便叫阿实赶快去找回那支秤。

回到家里，五支姆的心还卜卜地跳个不停，她失魂落魄地浸好衣服，又把咸鱼和剥好的“罗格”草拿出去晒了。工作虽然一桩桩地做好，心里却乱糟糟地叫各种念头纠缠着。一会儿想到卖半个早上咸鱼才不过赚几块钱，如果那支值十多块钱的秤不幸失去，可就得不偿失；一会儿想起迫迁的警告，不知如何是好；一会儿又想五支伯这个时候出海总嫌太早了一点，万一发生什么意外，那就……，她不敢想下去，去案头点了几枝香，又对着神灶里被烟香熏得发黑的“大伯公”象跪拜起来了。

不久，她听到有人喊五支伯的声音，一看原来是阿隆来了。说起这阿隆真是好样的，他是渔民公会的秘书；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又黑又壮，出息得真利落。虽然他小学没念完，便辍学跟着父亲去讨海，可是靠他灵精的头脑，倒学得能说能道，会读会写。他在这一带居民中很有威信，连一般老人有什么事情也喜欢找他商量。

五支姆象看到了救星，正急着要抢先招呼，阿隆却早已一脚踏进门来说：“五支伯呢？”

“今早出海了。”她看见阿隆的样子象有要紧事，忙问：“怎样啦？”

“我们下礼拜要开个会，商量拖网船的事，要叫五支伯也出席。”阿隆抹着汗说。

“要开会？”五支姆还以为是迫迁的事情，一听是开会，可有点呆然。

“海都给他们搅翻了，不开会商量个对策，我们渔民吃什么？”

“嗯，是要这样。阿隆呀，现在吃饭都成问题了，可是还要叫我们搬厝。五支说你们可要快点出个主意啊！”五支姆最关心的还是迫迁的事。

“住厝的事吗？我们会用公会的名义去交涉，要么就让我们住下去，无的话一定要叫他另外拨个地方给我们起厝。”他见五支姆焦急的神情，安慰她说：“五支姆，你不用急，等几天一定有消息。”

阿隆要走了，他吩咐五支姆：“五支伯回来，叫他下礼拜一定要去。目前我们最要紧的还是对付拖网船的事，去了人多势大，也好商量个结果。”说完他就出去了，临走时瞥了屋子里一眼，看见案头点着香，便笑着对五支姆说：“五支姆又拜神了……这年头连大伯公也帮不了我们的忙啦，要紧还是靠大伙自己。”

*

*

*

黎明前的河面，一片黑沉沉的，偶而有一两处灯光从岸上透过树林的间隙射过来；从这些透射过来的灯光还可以隐约地辨认出那里是岸边，那里是转角，此外再远一点的河面就看不清楚了。只有对于行船非常熟悉的人，才能在这黑暗的河面上驾驶自如。

五支伯站在“哥达”船的船尾，用脚掌着舵，他的估俚马来人阿末在船舱里操纵那架十八马力的机器。那艘画着两粒大眼珠和五颜六色条纹的“哥达”船在黝黑的河面上“突

突突"地前进着，混浊的河水在船头卷起四溅的泡沫。

一阵冷风吹来，五支伯瑟缩着瘦削的身子打了个寒噤。他猛然想起好几天没有去"网寮"（放网的公用寮子）抽雅片了，喉头一阵咯咯着响。他下意识地从小袋里摸出两根"罗格"草，卷好红烟丝，擦着火柴，自己吸了一根，另一根递给阿末，说："末，抽支烟吧。"

阿末接过烟来吸，随口说："头家，我们这趟出去能有好收获吗？"

"鬼才知道，鱼都快给拖网船捞光了，他们不管大鱼小鱼，鱼子鱼孙，"汉巴朗"（全部）拉起来算数，你想海里的鱼再多也有个限，象这样有减没加的，活该我们穷渔人倒霉。再说……咳咳……"五支伯咳嗽着说不下去，脸色象黎明前的天空一样明沉。

"头家，人家说那些日本船太没理由了，不到深海里去捞，却来跟我们争饭吃，连鱼种也不给我们留下。"阿末用左手擦着眼屎说。

阿末的话引起五支伯的愤懑，他没好气地说："他们要是懂理由也不会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了。他妈的拖网船把海底的泥都翻起来了，你想混水里那有鱼要藏下去；可他们偏偏还讲屁话，说什么拖网船只是捞虾，捉到鱼会放掉，又说拖网船的网只网次等的鱼，马鲛、白鲳这些好鱼都不会网到的。难道鱼儿会自己找喜欢的网来钻吗？亏他臭嘴巴说得出口，鬼才会去相信！"

""仆基妈"（马来粗话）！他们做得太过份了。"

“人家是这里大头家叫来的，又有“礼申”（执照），你能奈他何？”

是呀，日本船有人帮忙，我们却没有人理会死活。头家，现在我们沿海马来人愁死了，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就是捕不到鱼。峇哥的、山都望的、三密的……我们后生仔都在甘榜里呆不住了——总不能坐在家里挨饿呀！大家不是入山芭斩柴，就是到古晋来找散工做……”

听着阿末滔滔不绝地发着牢骚，五支伯却吸着烟，不再开口了。这当儿他想起要他们搬家的警告，心里又恨又急，也担心这次出海会遭到不测。

“头家，听说日本人在青山建立一座“排场”，是要把网到的鱼送到那里制罐头是吗？”阿末突然想起什么似的。

“怎么？你想去那边吃头路？人家还没有开工呢！”五支伯冷冷地回答。

“别误会，头家，只是随便问问。我恨死他们了，那会去吃他们的头路。”阿末慌忙分辩道。

下午，五支伯的“哥达”船已经驶出遥远的海面，他等不到晚上，便命阿末停下机器，两个人把网拉出来，开始慢慢地放着；一边放着网，一边用舵把缓缓地把船荡开去。系在鱼网大绳上的白色塑胶浮筒弯弯曲曲地在海面散成一道弧形。

大约两三个钟头过后，他们合力把网拉起来，这一“个林”（一次收网）的鱼获，只不过区区几十斤，而且大部份是小鱼。五支伯骂着粗话，脸色显得更加阴沉。在以往，有

时遇到鱼群一个晚上捞他十多担是平常的事，现在恐怕永远没有这个机会了。

五支伯正想把船驶得更远一点，等晚上再放他二三“个林”，一抬头却瞥见西边的天空飘起了一片乌云，凭着多年海上生活的经验，五支伯立刻敏感地意识到要起风浪了。他忙喊阿末开足马力，向附近的小港折返。果然天上的乌云越来越密，海水也泛着墨蓝色，经过一段时间，海面上便下起雨来，海风象发狂似地刮着，海水发出吼声，“沙沙沙……哗哗哗……”地响着，浪涛一个大过一个，把五支伯的“哥达”船打得左右摇晃。在迷蒙的雨幕中，五支伯依稀望见前面也有另一艘“哥达”船，显然也是从附近海上开来小港躲避风浪的。

“阿末，快！向前面那只船靠拢。”五支伯站在船尾嘶喊，狂风夹着雨点扑打着他花白的头发，也把他粗涩的嗓音遮盖了。

风浪越来越大，船身剧烈地摇晃，五支伯一个踉跄，差点从船尾跌下去，连忙使劲抓住船顶。忽然间“卡擦”的一声，船顶上那条牵电线的木杆竟被风力折断了。

他们已紧跟着前面那艘渔船开到小港外面了，五支伯正要把船弯进去，说时迟，那时快，一个有船身高的“三角浪”（港口外面不同方向汇成的浪）斜刺里卷过来，“哥达”船立刻被打翻了。和五支伯双双落水的阿末一边挣扎着，一边竭尽全力地喊叫：“救命呀！翻船呀！”

这时，那艘看到他们落水的渔船正开始不顾危险地绕

过来了。

*

*

*

这是一个相当体面的会场。

正是中午一点多的时候，天气非常蒸热。在这不大宽敞的室内，所有的屏风桌椅和别的杂物都被搬开了，代替的是用“罗厘”车载来的一条条长板凳，板凳上此刻都坐满了人，大部份是这里两个最大渔村的兴化籍渔民，还有一些沿海的马来人，跟其他市民等。有很多找不到位子坐的人，都站在旁边挤着，甚至连室外也站了不少人。最令人触目的是，人群中不少是妇女，年青的、年老的都有。她们有的很早就从家里步行到会场来，有的还带着孩子。显然这是关系到大家切身利益的事情，任谁都在家呆不住。

五支伯坐在最前排的板凳上，两眼无神，下巴搭拉着，黑褐色的脸显得更加干瘪了，似乎大病过一场。那天在海上翻船，多亏阿唐的渔船赶过来援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五支伯和阿末从海中拉起，不致于葬身鱼腹。可是因为浪涛汹涌，他的“哥达”船后来一直没有寻获，船中的一切不用说都已付诸东流了。事后五支伯家里的生活，也多亏邻居的接济。五支伯那天喝了过量的海水，被救回后进中央医院疗养了几天。今天他刚一回去，便和村里的老少渔民一起乘着几辆包来的“巴士”赶来会场。

会场上，面对大家的那一排桌子，坐着阿隆和几个“头人”所组成的主席团，还有外面一些团体的领袖，以及沿海马来渔民的代表。此刻整个会场内的情绪很高涨，大家正在

注意听着一个红脸的中年渔人在讲话：

“……有人说什么日本人的拖网船只是一种试验性质，绝不会侵害我们小本渔人的利益。可是大家看，不到两年他们就由原来的三只增加到十多只；也没有按照规定在距海岸十二哩或三十浔以外的范围活动，时常是进到三哩以内来。他们不但侵犯我们的传统鱼场，使我们鱼获大减；而且经常干扰到我们的捕鱼活动，拉断我们的鱼网……我们忍气吞声，派人申诉。起先不理我们，后来又说我们自己的捕鱼技术太落后，怨不得别人……大家评评看，这是什么道理？！”

他话刚一说完，会场内立刻响起一片愤怒的喊声，大家七嘴八舌地咒骂着，秩序显得有点混乱。

阿隆站了起来，等大家激动的情绪稍为平复才开口说：“叔伯兄弟们，有人只会说我们穷，说我们落后，不会采用先进的捕鱼方法，前天我们公会代表去见鱼业官他也这样说。可是我要问：“捕鱼人家世世穷”难道是我们自己愿意造成的吗？难道他们连一点剥削的道理都不懂吗？他们身为鱼业官，懂不懂各种鱼类在过去和现在的价格？现在白鲮一斤两块钱，马鲛一斤八九毛，可我们过去有时连两三毛都卖！要知道没有规定鱼价，只有让人任意操纵，到头来赚钱的难道是我们？他们大赚钱、起排厝，可是我们捕鱼人却总是穷！即使我们也学人用拖网船拖来更多的鱼也没有用；鱼多鱼价就贱，还不是一样赚不到吃？他们整天只会叫我们改良技术，顶什么屁用！你看那些养猪的，猪养得又多又胖，

可是赚钱的又是谁呢？他们只有象我们一样穷一辈子。……归根结底，没有人理我们的死活，要活下去只有大伙自己起来争取！”

阿隆这一番话，真是针针见血，都说到大家心坎里去了，会场上立刻爆出一阵必必拍拍的掌声。

一位群众团体的负责人被邀上去讲话，他表示外面的团体一定会支持渔民，还说如果有谁为害穷人的利益，不管他是自己人还是外人，是大头家还是大老爷，我们都一样要无情地反对他。他讲完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一位马来渔民代表也被请上去发言，他说沿海甘榜的渔人都受拖网船的干扰，捕不到鱼，生活越来越苦；去申诉，那些人只会宣读什么“渔业政策”，一点都不想解决他们的问题。他表示如果支那渔人要反对拖网船，他们沿海甘榜的渔民一定支持。他还透露远至第三省泗里街的马来渔民也要起来支持他们。大家听了他的话，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

代表们讲完了话，主席请大家发言。

五支伯坐在前面的板凳上，涨着一双爬满红丝的眼睛，一直激动地听着别人的演说，这时他突然颤巍地站起来，三两步跑到主席台前，面向大家比划着右手，用沙哑的声音说：“让我先来吧！我林五支虽是个一字不识的老货，可就是有话忍不住……”他咳嗽了几声，额上突起一条条虬曲的青筋，“我的话只有几句，我们计海人为的也是生活，如果逼得令爸无路，什么事都敢做出来的。有镗入什么生意不好

做，偏偏寻那些日本人合作，硬要抢我们的饭碗。我林五支现在船也翻了，什么都没有，可是老命还在，就甩出来讲一句：拖网船破坏我们的生活，再让他们自由乱来，将来在海上跟日本人冲突，别怪我们不客气；就算斗不过日本人，令爸们回来也会找你们老巢去算账！”

话说完，五支伯用衣袖抹了抹汗，便大刺刺地回到板凳上去坐。会场的气氛有点异样，有人低声称赞：“老货，牛性子，好样的！”

五支伯一开头，其他渔民便七嘴八舌地起来发言，似乎都想把平日对拖网船的不满在今天发泄发泄；有一个只站起来硬梆梆地讲一句：“把他们的渔船烧掉！”便坐下去；另一个甚至拿出一张照片，作为两年前某月某日拖网船侵犯鱼场的铁证……。妇女也不落人后，有几个起来讲那么一句两句的，都说拖网船就是不好，就是要反对。出乎五支伯意料之外，五支姆居然也从人丛中站起来了；她一直夹杂在妇女群中，连五支伯也不会注意她什么时候来到会场的。只见她激动得身体有点发颤，也没有称呼什么人，就结结巴巴地迸出几句：

“我们给害得这样惨，那个黑心肝的想再逼我们，雷劈火烧不得好死！……”

会一直开下去，到五点多时才结束。会议结果是当场成立一个九人小组，全权处理今后一切有关拖网船的事情，包括去直接交涉；并决定派人到第二三四省联络，以便他日成立渔民总会。

散会后，五支姆随大家回去了，五支伯却找到阿隆打听迫迁的消息。阿隆告诉他，公会代表已经为这件事交涉过，起先不得要领，后来代表们火了，和他们大吵一阵；结果才答应考虑代表们提出的拨出地方给大家建屋的建议，但是建筑费却要自己负责。至于真实动静如何，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计较。

五支伯暂时舒了一口气，虽然感到问题还是一样棘手，心里的担忧一样没有解除，但他觉得只要有大伙撑腰，似乎连被迫迁这件事也没有什么好怕的。



不出卖土地的人

雨 川

苏莱曼坐在田塍上，面对着收割后的稻田，心里郁郁不乐。

这一季的谷子都已收割完了，除了留下作为谷种的，都已卖掉。收割后的稻田，空荡荡的，除了稻梗，就是稻梗下的黑色的田土。几只鸡还在田中啄食掉落的谷粒，这是它们难得一逢的机会。三几只黄牛，在啃着田塍上的青草。

一只鸬鹚，在远处的树林里咕咕地叫着，叫得苏莱曼好不心烦。他再点起一根香烟，那是新出的滤嘴打枪烟，把烟雾狠狠地吹向天空。天空里有几抹红霞，似是同情地向这个心事重重的农夫投以余晖。

一连猛吸几口烟，并不能把他郁结的心事吹掉。太多使人心烦的问题，象一只带形的水蛭，紧紧地盘吸在这个体格健壮的农夫的心上。

他的体格是异常健壮的。高阔的额，平扁的狮子鼻，宽厚的嘴唇，配合在他纯朴的脸庞上。宽阔的肩膀，结实的胸膛，还有肌肉发达的双臂，使他天生成这一副雄伟体格。但象他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还会为一日三餐而烦恼？

远处的篝火，发出嫣红火光。火烟象雾一般地弥漫在稻

田上。饱食的鸡儿，意兴蹒跚地沿着田塍走回鸡寮。那几只黄牛，也吃得肚子圆鼓鼓的，有一只索性靠着田塍躺下，细细反刍。

树林里那只鸬鹚不再咕咕叫了。换来的是叽叽喳喳的小鸟叫声。晚霞也已褪了色，在云隙间还可看见黄昏星开始在眨眼。甘榜里的浮脚屋顶，升起袅袅白烟，妇女们正在弄炊事。苏莱曼狠狠地抛掉烟蒂，愤懑地想：“我一季辛苦，所得的就是这区区的几十块钱吗？鸡儿牛只，可比我更幸福呀！”

身为贫农，他感受到的只是贫农的困苦和悲哀。那一季的收获，他曾欢笑过？每季的收成，卖出之时，七扣八扣，余下的又是无几，剩下的日子教他一家如何过呢？

他的一家，说来还算简单。只有一个母亲和一个妻子。他的母亲年纪已经很老了，背已驼了，全身萎缩得好像干虾米一样。她整天除了诵读可兰经，有时还得到田里帮忙。她养有几只鸡，都跟她一样瘦。

他的妻子，跟他结婚将近一年，是个贤淑和勤快的好妻子，婚后还去割胶补贴家用。目前正到临盆时期，只好在家中静待儿子的生下。

想到即将来临的孩子，他不禁起了满身疙瘩。靠着祖传的这一依格半的土地，一家三口，日子都难以打发，何况还有那即将出世的孩子？

妻子生产的时候也需要一笔钱呀！他不意识地伸手紧握着裤袋里的那一小束钞票，只不过一共是八十七元六角。那

是他将这一季的谷子，一共是十二担半，卖给人家，扣了犁田费、肥料费后剩余的。只有这区区的八十多元，但接到底有多少日子，才到下一个收获季？

还有不止这些，土地税、灌溉税……。土地税过去一依格才六块钱，现在要廿多元，涨了三倍多。政府筑了水坝，惠及农民。可是要征收灌溉税，每依格两块钱。这些都是农民的血汗钱！

这些都是农民的血汗钱！

苏莱曼苦思到这里，忽然有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际：“既然生活得那么辛苦，不如把土地出卖掉！”

出卖土地！这是一个可怕的念头！他猛地抬起头来，向离他不远的山谷望去，那边的天空，正一片灯光辉煌。原来有一艘外国投资的铁船，正日以继夜地在那边开采锡苗。苏莱曼想起那可怕的庞然巨物，正在把土地一寸一寸地吞噬掉。……

同时，又有一个疯子的形象在他眼前出现。那是依沙，住他隔壁甘榜的人。几年前，外国资本家到这附近来勘探锡苗，发现这片土地锡苗蕴藏量很高，便通过本地一些代办的手，把附近一大片土地购买去，集资开采。一些村民，受了代办们和外国资本家甜言蜜语的蛊惑，纷纷把土地卖掉了。他们之间有些也在这铁船公司得到工作，依沙正是其中之一。不幸地，他们这些人，都先后因细故被开除了。依沙既失去土地在前，又失去职业在后，卖地所得的几千块钱，不久以后便坐食山空，荡然无存。他被生活所迫，不久以后，

便发疯了。如今天天穿着破烂的衣服，满身泥垢，日夜在肋下挟住一把巴冷刀，要找那些害他失去土地的人算账。……

“我可以出卖土地吗？”有这些前车之鉴，复加上他本来的对土地的深深的恋情，他彷徨地想。

忽然，他伸手向脚下的土地抓去，捧起一把泥土，送到嘴上亲吻着，喃喃自语：“不，我不做出卖土地的人！”

“阿班(abang)，你……你在干什么？”忽然，有一道惊诧的女人声音在他身后响起，使他猛地回转身来。

原来是他的大腹便便的妻子。他窘住了，讷讷地说：“没……没什么！”

“已经晏了，怎么你还不回家？”他妻子，丽莎问道。

“卖了谷子，有许多问题不能解决，正在想办法解决，所以忘了回家！”苏莱曼答。

“那些问题，留待明日才想办法吧！”丽莎安慰地说：

“妈和我，都以为你发生意外，等得好心焦！”

“是我不好，害你们焦虑！”

“回去吧，既然工作已经完了！”丽莎一面说，一面也眺望着四周收割后空荡荡的稻田。

“走吧！”苏莱曼拣起镰刀，和一个空麻袋，说道。

“嗯！”苏莱曼让他妻子走在前面，自己跟随在后面，没忘了叮嘱道：

“小心点儿！别摔伤你的身体！”

“嗯！”丽莎撩起沙笼，小心翼翼地走着。

走过了田塍，他们继续沿着河边的沙路走向甘榜。丽莎

回头过来对她丈夫说：

“下午灰乌信到我们家里来。”

“灰乌信？”苏莱曼脑际闪过一个黑黑胖胖的中年人的形貌。他就是外国资本家的代办，专门用甜言蜜语欺骗村民，把土地卖给外国资本家开矿。多少村民的利益，已被他出卖，包括疯子依沙在内。许多人都恨他入骨，但由于他是本区州议员的弟弟，有权有势，谁也奈何他不得。他已经越吃越胖了，难道他真的是那么贪得无厌？

“他是不是来引诱妈出卖土地？”苏莱曼紧张地问。

“大概是的。”

“我都知道这家伙不会有好心肠！”苏莱曼愤愤地说。

“阿班，是不是我们土地所出产的不够食用？”丽莎忽然问道。

“我们土地的出产的确不够食用，我刚才也为这问题而烦恼。”苏莱曼说：“可是假如我们失去土地，就等于失去一切！”

“我同意你的见解！”

“还有依沙是一个好榜样！”苏莱曼说。

“唔，我刚才遇见他，用一把巴冷刀指着灰乌信大骂，使我感到很害怕！”

“灰乌信必须有这种人来对付他！”

“他会不会杀死灰乌信？”丽莎担心地问。

“也许会的！”

走过一道板桥的时候，他们果然遇到依沙。他手中持着

的那把巴冷刀，磨得雪亮，几乎无坚不摧。

他看见苏莱曼俩夫妻，便拦住他们，说道：“那猪锣来我们的甘榜！”

“谁呀？”苏莱曼故作不懂地问。

“猪锣，仄乌信！”

“恩！”

“你知道吗？”依沙没头没脑地说：“那艘铁船，已吞噬掉多少土地？现在就要吞噬到这边来了！”

“嗯！”

“我要去挡住它，不让这片土地被吞噬掉！”

“别闹事了，快回去吧，你的妻子和儿女正在等着你！”苏莱曼说。

“我连土地都不能保护，要妻子儿女干什么？”依沙扬起手中的巴冷刀，大声地说：“我要去挡住那铁船，不让它吞噬这边的土地！”说罢挥着巴冷刀，大踏步地向铁船的方向走去。

苏莱曼看着他的背影消逝在稻田里，心里十分难过，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可怕！”丽莎依偎着他，说。

“还有什么更能使一个失去土地的人感到痛苦呢？”苏莱曼说。

两夫妻走回家的时候，心里都是沉甸甸的。

二

朝阳，突破了云霾，散发出耀眼的光辉，传来了光和热。

大清早苏莱曼已经到稻田里跟大伙儿一同开沟了。

每逢耕耘季，水沟必须疏通的。因为菱草已经塞住水沟，水流不通，灌溉不匀，就会影响稻禾的生长。

这群开沟的人，都是在这片土地上耕种的人。他们一向就是守望相助的。

工作到一段落，大伙儿就在一棵大树下歇息、喝水。

“我们不知还能在这片土地上耕种多久？”一个农夫，年纪约莫三十岁，长得高高瘦瘦的，名叫阿旺，他一面吸着香烟，一面环视着在他眼前的土地，感慨地说。

“这话怎讲？”卡林本来在喝水，听他这句话，就搁下水壶，讶异地问。卡林比阿旺年轻五岁，脸孔圆圆的，身体精壮，好象一粒鼓满风的皮球。

“我是说，不久以后，那艘铁船，就将开到这儿了！”阿旺说。

“但是，这是谁的土地？”卡林驳斥地问。

“现在当然还是属我们的。但是不久以后……”

“我们可以不卖吗？”卡林的声调有点激昂。

“不卖，当然可以，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阿旺暂时缄默，自顾抽烟。

他们的对话引起了苏莱曼的兴趣，他走过听听他们到底有何高见？

“诸位，土地是我们的生命，也都是祖先传下来给我们的。我们不能随便将祖先传下来的土地，出卖给人家！”卡林环视众农夫，演讲似地说。

“我们当然不能随便出卖土地，但是当人家给你高价……”阿旺又唱反调。

“人家出高价又怎样？”卡林打断他的话，复加上一句：“人家出高价要你的妻子，你也答应？”

阿旺可挣红着脸，气得额上青筋暴涨。他大声地说：“当大家都把土地出卖了，剩下你一个人的，看你怎么样？”

“我要保留土地，继续耕种！”

“得了，你的宝贝土地，每年出产的，不见得够吃够用！”

“不忙碌的时候，我可以做别种工作，补贴补贴。再说我们的祖先，不出卖土地，照样可以活下去，直到老死！”

“可是当每个人都把土地出卖了，都被开了矿，单剩你的土地在中央，没有水源，四周荒漠，你做得了什么？”

“你敢确保每个人都象你一样，做出卖土地的人？”卡林大声地反问。

阿旺一时窘住了，不知如何回答。

“诸位，”卡林再向众人说：“你们愿意眼见你们的土地，被人蹂躏，化为荒漠的沙州，而自己无以为生吗？”

农夫中有许多人齐声答道：“不愿意！”

苏莱曼听后精神为之一振，也大声地说：

“不愿意！”

但是阿旺仍提出驳斥之词：

“但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什么国家的利益？”卡林目注着他：“这是谁的土地？土地内有宝藏，利益应该归谁？”

“当然归我们！”众农夫说。

“对的，土地内的宝藏，应该归我们！”

“噻，你们这批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以为开采锡苗好象吃饭拉屎一样！”阿旺嘲笑着说。

“我们可以组织合作社！”

“可是需要多少本钱？”阿旺洋洋自得地说：“人家买地、建铁船，一共花了四百多万！”

“人家是资本家，难道我们愿意把我们利益双手奉献给资本家，尤其是外国资本家？”卡林又问。

“不愿意！”又是同样的答复。

苏莱曼更兴奋起来。

“哼，你们有本事，你们就去搞，我不屑和你们多讲！”阿旺自讨没趣，就气愤地站起身，拣起开沟的长镰，自个儿离开了田地。

“他是灰乌信的侄儿，你和他争吵，不怕惹来麻烦吗？”有一个农夫向卡林问道。

“怕什么？我们为的是我们民族的利益！”卡林答应。

苏莱曼兴奋得拍起手来。

忽然，前面田地上有一人跑来，他们可以看到他手中扬着巴冷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依沙！”

“那疯子！”

依沙跑到他们面前，大声地说：“铁船开过来了，快去挡住它，快去挡住它！”说罢就朝铁船的方向狂奔而去。

“这是谁造的孽？”卡林问。

“这是谁造的孽？”苏莱曼心中也泛起了同样的问题。

“这是谁造的孽？”每个农夫，虽不说出口，但同样的问题都在他们的脑中盘旋。

三

开沟的工作仅需半天，忙碌了许多天的苏莱曼，感到很累了，便在家休息。

他躺在床上，刚想睡个午觉，忽然听到屋外有人声，便起身从窗口看出去，原来有一行人，簇拥着一个高大的洋人，向这边走过来。

那洋人正是锡矿经理，只见他指指点点，跟他的随从在说些什么。那些随从，都恭敬的听着。

今天，那洋人的脾气好象特别好，脸上挂着笑容。当他看到甘榜的孩子，就上前跟他们拉一拉手，或是摸一摸他们枯瘦的脸颊，使那些甘榜孩子害臊地跑开了。

他的笑容，并不能引起苏莱曼的好感。因为记起铁船公司开除依沙的时候，依沙看他念过几年书，会讲几句简单的

英语，要求他一同去向洋人求情。

可是那洋人大发雷霆，向他们驱逐道：“你们这些马来人，统统都是懒惰鬼，我决定不用你们工作！”

事实上，那天依沙是因为妻子难产，赶着送妻子进医院，才误了上班的时间，那洋人不体谅工人的困难，还说出这种侮辱人的话，怎不教他感到气愤？

依沙的妻子虽然没有死去，但孩子是夭折了。依沙丢了工作，坐食山崩，郁郁不乐，不久便发了疯。这是谁害的？

因此，苏莱曼永远记住那洋人发脾气时的凶恶的脸孔，也认识到此刻他所摆出的慈祥的笑容，不是他原来的面目！

他感到卑视！他感到气愤！于是他躺回床上。

那些人在经过他屋旁以后，继续前进。苏莱曼听着他们的声音渐去渐远，直到听不见了，但胸中不平的气愤，却使他久久不能入睡。

正当他百无聊赖地躺在床上，他妻子走近床边，对他说：“阿班，仄乌信来找你！”

“仄乌信？他找我干吗？”苏莱曼一个骨碌地翻起身来，问道。

“不知道，也许是昨天跟妈谈不出结果，今天再来找你！”丽莎说。

“这鬼！”苏莱曼咕噜着，却起身走进厨房去洗脸。

屋外的仄乌信扬声叫道：“曼！苏莱曼！”

丽莎应道：“他去洗脸，请等一等！”

“唔，好的！”

在厨房里，苏莱曼跟他母亲说：

“妈，灰乌信又来了！”

“照我们昨晚上的决定告诉他吧！”

苏莱曼的母亲也是反对卖地，因为土地毕竟是她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东西。她在这片土地上出世，长大，结婚，生孩子，并抚养孩子长大，现在孩子的妻子就要生孙了，她怎愿被逐离这片土地？要不是在日寇南侵时，她丈夫因为被饥饿所迫，偷了一些食粮回家，被日军打得受重伤，战争结束后不久便死了，她不知道还可以多生几个孩子呢！

“我去对付他！”苏莱曼说。

“别被他的甜言蜜语所骗，但也不要得罪他！”老妇人叮嘱道。

“我知道！”苏莱曼胸有成竹地说。

他把灰乌信接待在屋子里坐下，灰乌信从衣袋里掏出一包‘乐富门’香烟，抽出一支递给苏莱曼，连声说：“抽烟吧！”

“不，我自己有香烟！”苏莱曼取出自己的‘打枪烟’，点燃一根抽吸着。

灰乌信感到没趣，就只好自己点燃香烟。

两人默默带言地对抽几口烟，最后，还是灰乌信先开口：“曼，这季的收成好吗？”

“不怎么好，”苏莱曼摇摇头，答道：“去年年底几场大水，把稻秧淹坏了，以致生长不齐。”

“比往常坏些吧？”

“是的，少收了一百千冬。”苏莱曼答道，心不在焉地看着窗外。

“我们这里的稻田总是一季好一季坏的，是吗？”仄乌信又问。

“不错。”

“什么原因？”仄乌信明知故问，一面弹去烟灰。

“三、四月的时候，雨水比较平均，没有洪水为害，不会损及稻秧，所以比较好些。每年十、十一两个月，逢到稻秧的时候，往往会淹几场大水，所以比较差些。”

“这是因为我们靠近山地的原故！”

“也许是吧！”苏莱曼把眼光看向远处的乌鲁山，山顶白云缭绕，好象青山也抑郁。

“生活不会很好过吧？”仄乌信问道，顺手按熄烟蒂。

苏莱曼则把烟蒂甩向窗外，说道：“不是仄乌信不知道，这甘榜里的农民生活情况，三餐不继是平常的事情！”

“你们想不想改善生活？”仄乌信开始导入正题。

“改善生活？谁不想要？”

“喏，这里有一个机会，”仄乌信边说边打开身边的文件夹，拿出一张文件，递给苏莱曼，说道：“我今天会见了许多村民，他们都同意我的见解，这是一个好机会，希望你别错过！”

苏莱曼接过文件，迷惑地问：“什么好机会？”

“美资锡矿公司……”

苏莱曼打断他的话：“你是要我们出卖土地？”

“不，不是这个意思！”仄乌信连忙摇摇手。

“那又是什么呢？”

“我今天来找你的目的是这样，”仄乌信再递一根香烟给苏莱曼，他又一次推辞了。仄乌信自己点燃了香烟，说道：“是要给你一个好机会，可以赚一笔钱。”

苏莱曼仔细听着。

“其实，我今天已经会见了许多人，他们都同意我的建议，”仄乌信把话题岔开去：“我这么辛辛苦苦地跑来跑去，目的也只是要协助有土地的村民改善生活，大家不必再过贫困的日子。”

苏莱曼暗忖：“是吗？你有这么好心？依沙所以会发疯是谁造成的？可是你却越吃越胖了！”

“这个建议很好，大家不过同意在协议上签个名，就可以得到一笔钱，土地又不会有什么损失！”

苏莱曼耐心地听着。

仄乌信弹一弹烟灰，说道：“你们是有土地的人，别人想要在你们的土地上勘探锡苗，只要你们肯答应，每块地可以得到一百块喝茶钱，每一个洞可得十元。如果有锡苗，锡矿公司可以出到每依格一千五百元的价格购买，是不是很合算？”

苏莱曼却另有一种感想：“一百元喝茶钱和每个洞十元是哄骗我们签约的，而每依格一千五百元就要买断祖先传下给我们的土地，得到坐食而肥的人是谁？”

“许多人都已签了协议，不信，看看这些文件，下面不

是已有人划了押吗？”

苏莱曼仔细读着文件，那仅是简单的协约纸，内容正如仄乌信所说的一样。不过有一个条件：如果土地被发现锡苗，就非卖给签约的锡矿公司不可。他读后搁下文件，摇摇头，答道：“我不签，我不想要出卖土地！”

“我并不是要你出卖土地，我只是代表锡矿公司请你们同意勘探而已！”

“我不答应。”

“喏，你看，许多人都答应了！”仄乌信焦急地指着那一大叠文件。

苏莱曼再仔细一看，却发现签名的仅寥寥无几，他说：“仄乌信请原谅，我不能答应！”

“仔细考虑一下吧！”

苏莱曼被缠不过，只好答道：“那么，请让我考虑！”

“我昨天已来过了，你母亲叫我问你，你就现在考虑吧！”仄乌信说。

“理在我不能答应你！”

“为什么呢？”

“因为……”

苏莱曼正待解释，屋外忽然传来一阵喧哗声，许多人向这边跑来，他们不约而同地向屋外看去，只见依沙扬着巴冷刀，向一群人追逐。那个适才趾高气扬的洋人，也狼狈不堪地混在混乱的人群中奔逃。

仄乌信焦急地喊：“端，端！”

但那洋人却听不到，只向木桥那边跑去。

依沙扬着巴冷刀，边追边喊：“杀死那些人，他们侵占我们的土地！”

苏莱曼扬声向他喊道：“依沙，冷静下来！”

“不，我要杀死他们，不然的话，铁船就要开到这边，吞噬更多的土地！”依沙答道，他脚步不停地向前追去。

苏莱曼见劝阻不听，只好摇摇头，感叹道：“这是一个悲剧！”

他回头过来，却发现不见了仄乌信，便奇怪地叫唤：“仄乌信，仄乌信！”

仄乌信从他床底探出头来，混身抖索地问：“那疯子……”

“已经去远了！”苏莱曼觉得好笑，投以一个卑夷的眼光。

仄乌信屏息静听，喧闹的人声果然去远，才脸色发青地从床底爬出来，一刻也不敢停留地动手收拾文件，口中喃喃自语：“那个疯子，非把他收拾掉不可！”

“仄乌信，你就要走了吗？”苏莱曼故意地问。

“唔，唔！你好好考虑，我会再来的！”说罢挟着文件夹，战战兢兢地朝他停在河边的汽车匆匆走去。

“你也会感到害怕吗？”苏莱曼卑夷地想：“你这助纣为虐的家伙，把民族利益出卖给外国资本家，多少人已被你害得家破人亡！你会感到害怕吗？你恶盈满贯的日子不远了！”

经过这一场搅扰，苏莱曼的睡意都消逝了。他到河里冲个凉，然后向路口的小咖啡店走去。

他母亲看他要出门，便对他说：“别去得太远，丽莎随时要生的。”

“我知道。”苏莱曼答道：“我就在依布拉欣的咖啡店，有什么事就要人去叫我吧！”

依布拉欣是个印籍回教徒，长得高高瘦瘦，年纪已经有五十多岁了。他这间仅有几十片阿答叶盖成的咖啡店，平时是一般年轻人的集中地。

卡林和几个年轻农夫，正在那里谈论刚才发生的事，他们面前各摆着一杯咖啡乌，有个已经喝光，有个还剩半杯，但已经冷了。

苏莱曼吩咐依布拉欣泡一杯咖啡乌给他，然后在一个角落里坐下，掏出烟丝和烟草，慢慢地卷着。

“喂，曼，刚才的事你都看到了？”卡林向他问道。

“都看到了，刚巧灰乌信在我家，被吓得半死！”接着他把灰乌信躲在他床底下抖索的事说出，给大家笑。

卡林并不笑，他沉着脸，向苏莱曼问道：“灰乌信是不是要你签合约？”

“是的。”

“你签了没有？”

“没有！”

“很好！”卡林说：“刚才依沙那个模样，是谁害的？”

“灰乌信！”众人异口同声地答。

“不！”卡林说：“依沙只不过是给灰乌信间接害成这个样子的。真正害依沙发疯的，还是那些外国资本家。他们吸了我们的膏血，还害得我们失去土地，家破人亡！”

苏莱曼听得热血沸腾，他接口说：“不错，灰乌信只不过是他们的走狗！”

“不过，”卡林说：“象灰乌信这种人，出卖民族利益以自肥的人，也是罪不可恕的！”

“猪猡灰乌信！”有人气愤地骂。

“对了，”卡林转向苏莱曼，问道：“你有看到灰乌信那些合约纸没有？”

“有。”苏莱曼答。

“有多少人签名？”

“不多，不过是十来人！”

“很好！”卡林高兴地说：“我们甘榜里有六、七十户人家，签名的不过十来人，可见多数人是不愿出卖土地的。不过，我们也该了解，其他未同意签名的人，可能有些软弱，经不起灰乌信他们的威迫利诱，而终于屈服，我们必须把他们争取过来！”

“怎样争取呢？”苏莱曼很有兴趣地问。

“发动签名运动。”卡林说：“由我们这些不愿出卖土地的人，组织起来，分别到甘榜里各家各户去访问，向他们说明出卖土地的后果，及不出卖土地的利益，然后要他们签

名，不出卖土地！”

“这意见很好！”马上有人同意。

“但是也有一些住街场的华人的土地跟我们在一起？”
也有人提出疑问。

“我们也应该把他们争取过来！”卡林说：“我们生活在一起已有几百年，利害关系是息息相关的！”

“对，几天前我遇见春林，他说他的土地一万元一依格也不卖！”苏莱曼兴奋地说。

接着，他们几人集首讨论如何团结所有的村民，一致同意不卖土地。

当他们把工作分配完毕，正要走出依布拉欣的咖啡店，迎面吹来一阵寒风，挟着豆大的雨滴，他们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看着满天乌云，不禁都皱起眉头，说道：“下雨了！”

“下雨也要分头进行！”卡林坚决地说。

正当他们冒着雨滴，分头到甘榜里各户人家的当儿，一辆载满警察的警车，在他们面前驶过，匆匆弯进通往××铁船公司的小路，疾驶而去。

“发生了什么事？”众人脑里浮起同一个疑问。

一个骑在脚车上的小孩子，大声说道：“依沙砍伤了锡矿经理，逃上竹山，现在警察来捉他了！”

“我们快去看！”卡林说。于是众人暂时放下分配好的工作，冒雨朝锡矿后的竹山赶去。

苏莱曼也跟随着众人前往。一个邻居小孩气喘吁吁地跑到他面前，说道：“曼，你的母亲叫你回去，你的妻子……”

“回头再来！”苏莱曼理也不理，就追随大伙儿而去。

一路上，风雨很大，雷声轰轰地响，每个人都成了落汤鸡，但为了要看警察如何对付那个因失去土地被迫发疯的依沙，风雨和响雷，一点儿也压不低他们的热诚。

到了竹山脚，只见几个警察正在一个警长的指挥下，向竹山严阵而上。

风吹过竹林，发出飒飒声响，雨打在每个人的身上，肌肤都凉透了。他们严密地注视着警察，要看他们将向依沙采取什么行动。

一个人影，从竹林里窜出来，他扬着手中的巴冷刀，在风雨中扬声高喊：“杀了他们！杀了那些夺去我们土地的人！”

“他在那边！”警长紧张地喊：“注意，戒备！”

警察们都停下脚步，举起手中的长枪。

“依沙，警察来了！”卡林高喊。

“警察来了！”苏莱曼也跟随众人向依沙发出警告。

“来吧，来吧！我都杀了他们！”依沙扬着巴冷刀，向警察冲过来。

“预备！”警长高喊。“砰”！一响震人心弦的枪声，响了起来。只见依沙一个倒插葱，摔倒在山脚下，一动也不能动。血，从他身上流出，被雨水冲下山脚。……

苏莱曼和卡林急步奔上前去，扶起依沙，只见枪弹洞穿了他的胸膛，大量的鲜血继续从伤口涌出，但他全身酥软，已经断了气。

两人一起放下依沙，站起身来，朝向那些逐渐围拢来的警察，满头的雨水并没有冲去从他们眼中射出的愤怒，向他们问道：“为什么你们要杀死他？”

“他是伤人的疯子，非杀不可！”警长傲慢地答。

“你们没有理由随意杀害人！”苏莱曼大声地说。

警长却不正面回答，只向他们挥挥手，说道：“让开，让开！不要妨碍警方的工作！”

“你们不可以随意杀害人！”苏莱曼重复他的谴责。

“你们再不让开，我要拘捕你们，控告你们妨碍警方执行任务！”警长扳着脸，警告说。

“但是我们要抗议你们乱杀人！”卡林挤上前，大声地说。

“他是疯子，企图伤人！”警长说。

“他虽然是疯子，但他也是人！你们可知道他为何发疯的吗？”卡林问。

“他是被迫发疯的！”苏莱曼接口说。

“我们要抗议！”

“我们要抗议！”

众村民也围了上来，齐声喊道。

警长面对着这么多张充满愤怒，仇恨的脸孔，知道众情难捺，只好顺风转舵，说道：“好，有话回局里说！”

“呸！”有人吐口浓痰。

“我们是奉令行事，有话回局里说！”一个警员开口劝解。

“奉令行事？奉谁的命令？出卖民族利益的代办们？或是外国资本家的命令？”苏莱曼问。

“你再噜唆不休，我要拘捕你了！”警长也动了肝火。

一个上了年纪的村民，只好出来打圆场，劝告苏莱曼：

“让他们工作吧，有话回村里说。”

“乱杀人还在狐假虎威！”苏莱曼咕噜不休。……

在甘榜里，苏莱曼的母亲却为另一件事忙碌着。

丽莎要生产了。

风那么大，雨那么猛，苏莱曼没在家，该如何去请接生妇？这个老妇人，在忙乱中打定主意：当年她生苏莱曼的时候，不也正逢风雨交加？那时，那有接生妇？也全靠她母亲接生的。现在，为何我不能为媳妇接生？

于是，她靠着过去她经历的，亲睹过的生育经验，开始忙碌起来。

铺床铺教丽莎躺下，煮开水，预备剪刀、被褥等物，教她忙了好一阵。终于，在一片响雷声中，哇的一声，她的孙儿，顺利降世了。……

当苏莱曼怀着满腔愤怒，回到家时，他母亲已把该做的都做妥了。他的妻子，也因疲惫过度，和刚出世的孩子一起睡着了。

“看你湿成这个样子，快去冲个凉，换件干衣服，不要着了凉！”他母亲关切地说。

“妈，依沙被枪杀了！”苏莱曼爆发似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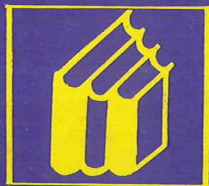
“哦！”老妇人愣了一愣，说道：“这是暴风雨的年

代！”

苏莱曼忽然记起一件事，向他母亲问道：“妈，刚才你叫亚末去找我？”

“孩子已经出世了。”老妇人说：“在暴风雨中降生的孩子，必定是勇敢的孩子！”





Feng Yun Publications

Printed And Published In Singapore

本书共收马华优秀写作者短篇小说八篇。题材方面：有描写学府高级知识份子的醜态，有反映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工厂工友的遭遇，崇高的阶级友情；血泪交织下兄弟同胞对土地的热爱和在生活煎熬下捕鱼人家的重重困境。

S\$1.60